



支華平先生集卷二十

樵李 支大綸心易父



表

擬唐以御製金鏡述頒示侍臣謝表

萬曆甲戌會誌

原上卷

貞觀二年某月某日伏蒙聖恩以御製金鏡述頒示侍臣謹奉表稱謝者伏以睿藻寵頒燭示鼎彝之訓殊恩敷錫光踰琬琰之珍借尚象于妍媸善法言于鑒戒俾塵心之頓悟且常目而不忘



治之深仁匪便蕃之常錫歸懷感激披瀝奮揚  
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竊惟學于古訓乃有  
獲鑒于先王永無愆自堯文丕煥于衢尊洎禹謨  
遐著于石鼓日新有訓成湯自勅于銘盤敬勝有  
書周武寓情于几杖金人有緘口之喻欵器示滿  
傾之形此皆託物寓言抑且指陳奧義遠茲叔世  
無復格言發大風之歌者徒思猛士賡秋風之詞  
者祇詠橫汾未有假形于水鑑以垂有赫之章纂  
述于絲綸以示無私之意者也茲葢伏遇

乘乾握紀恢倚蓋之休光御鼎登樞普照臨之  
大烈獎忠言以斌媚每霽龍顏比疏諫于韋弦屢  
回睿鑒革亂論功湯武治平比烈成康乃慮民鑑  
之罔稽獨發宸衷之妙簡萬幾稍暇三鑑嬰情則  
象玄天謂金鏡有止冠之喻宣光紫極發玉音于  
制器之間上自軒虞下殫秦漢任賢去佞式張禩  
福之源發文奮武不闡張弛之略喻求賢以旱蒲  
思雨比聖學于琢玉成文徵往鑒來式盡陶鎔之  
巧準今酌古無非金石之言善惡畢陳典彙在

營心觸目揖堯舜于羨墻夏玉鏗金戔集新于  
掌此誠聖人之制作允爲臣下之範模爰出尚方  
溥照天光之賁頒諸近侍誕開葑屋之迷什襲  
歸荷範模之允當煎蘭莊誦析藻鑑之精詳竊念  
臣等日侍重瞳久垂眷注荷乾元之鑪鞬久慙  
孔之稱鑽壁蠹之餘光僅效螢佳之拙豈意軒  
廣運獲追盛事于縱金堯鏡多輝幸照餘輝于  
石誓且正容凝采俯傾作礪之忱庶幾刮垢磨  
仰副轉圜之望伏願以人爲鑑能自得師處宮中  
而如臨百辟嘖笑不輕居黼幄而坐照萬方妍媸  
盡別持顧諟明命之功存監戒于刀劔戶牖之外  
純望道未見之志求儀刑于鼓鐘磬鐸之間則聖  
德重華不獨昭回于簡素而王心守正且將赫奕  
于汗青矣臣無任瞻天仰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  
表稱謝以聞

策

鄉試策五道

嘉靖甲子科

聖壽

聖王之位天位也而有格天之德者自可以膺  
履之綏人臣之事君猶事天也而有所天之本者  
自可以伸平格之慶何也人君者蒞穆清而配上  
帝鼓陶鈞以齊六合者也以位則皇天大君分相  
對越以幾則父母宗子志相流通則所以運其精  
於淵衷密勿之中而純佑自孚于天載顯其道于  
廊廟垂裳之上而神道感召于穹蒼者將不有以  
延其滋至之休而永保夫雍熙悠久之會也哉知  
此則知古之聖帝明王所以共膺夫有道之長而

我 皇上所以道配重玄心涵太始而超三軌五  
以恢無前之偉觀享無疆之鴻眷者愚請得而鋪  
張之粵稽史冊邃古皇人歲紀靡極維時混沌之  
凝結沕穆之龐固蓄厚引長理有固然者稍涉姚  
姒亨嘉漸啓文明肇開其敦龐渾樸之氣雖或少  
衰而太和之所鼓鑄凝醇之所綏定猶足以斡旋  
元化而轉移天機故永命祈年迭見于臣僚之贊  
述而殊麻渥眷重延夫有赫之寵綏者殆不可以  
縷述矣卽如軒轅當開闢之初而壽齡萬紀流



際中天之運而壽踰百齡文武承作述之光而  
享上壽之隆其締構創立以預其基重光累洽以  
熙其運使律呂之制和于上下勲華之盛格于爾  
間謨烈之光顯于萬世上足以綿休和之運下足  
以弘垂裕之謨仰足以當格享之心而俯足以固  
基緒之傳者必有道也而當世之臣如臯夔陳謨  
于虞廷而申命之休惠迪之吉每爲之致頌周召  
矢心于姬室而天保之歌卷阿之叶日爲之祈禱  
信所謂太和在宇宙間矣若夫漢隆侈儀而矜傳  
夫四會唐誇令節而致重于千秋以及諸臣之錄  
金鑑獻詩雅頌降誕賦乾元如九齡諸賢者雖其  
間得失代有不同而雜霸雜夷已非昭格之本俳  
優劇戲僅成款曲之娛而已又何必屑屑然爲執  
事道哉洪惟我 皇上以聖神文武之資應河清  
甘露之瑞紹 二祖 七宗之烈明咸三登五之  
化而敬一有箴以衍精一之旨五箴有註以明心  
學之傳則其本之爲淵穆之精闡之爲弘灝之治  
者皆足以宣純禧而奮景靈是以神人闡聖



猗猗而白鹿白龜歲登薦剡靈芝瑞藟日旌彤華  
猗猗萬億年敬天之休端在是矣矧茲六甲開天  
百祥駢集塞垣霧淨海甸波澄其至治之祥蓋質  
之洪武甲子之初若契符驗節者而軒轅堯舜文  
武之壽固不必索之于奇花異獸之珍而已躋  
世于仁壽之域者矣豈非萬載之昌辰而爲臣民  
之快覩者乎雖然愚又有說焉嘉祥奇瑞彬彬然迭  
見矣而南夷北虜比歲告急民風士習在處頽敗  
不知于一德馨香之感何如也頌奇祝壽紛然效  
諛矣而補闕繩愆未形黃祿民窮政敝莫見皂囊  
不知于祈天永命之說何如也此又 皇上之所  
宜振刷而賢公卿自執事之所當自靖者愚又安  
敢置一喙于其間哉

道統

道一而已矣究心于理學者必握其要而後可立  
進修之準尚論乎心學者必見其全而後可得造  
詣之真要者何此心之實體是彼學術之博約特  
從入之方耳全者何事心之實功是彼所見也

異特氣質之偏耳此古之大儒所以各任其質以  
造乎斯道之極而不害其爲同浙之名士各守其  
說以行夫師道之傳而不病其異也愚請先論心  
學之原而後及諸子之授受可乎蓋人之從事于  
學也博約異致而不外此心體用殊科而不離斯  
道其博也散于萬而未始不一也故嘗寂其約也  
原于一而未始遺萬也故嘗應嘗寂內外皆  
有事焉是之謂體用一體用一故心之實體全而  
學問之功備矣是故倡道河南而直接濂溪之統  
程子之學如所謂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者其  
事心之要也而正風俗得賢才之疏特其經濟之  
設施耳固非偏于經制也崛起江右而倡爲兄弟  
之傳陸子之學如所謂以涓流而積滄溟以拳石  
而崇太華者其事心之要也而易簡久大支離深  
沉之語不過其一時之吟咏耳固非偏于易簡也  
朱子集大成之統振紫陽之脉則如所謂惟精惟一  
之傳制事制心之意者皆其事心之要也雖其  
居平多究心于著述而鸞湖之講無極之辨夫

老往返而不置排擯而不釋遂使至象山志者  
以朱子爲事功之學而豈知其本原之地所標處  
岑于有址積水于有源如古今之咏者固可考耶  
故得程氏之傳者則游氏之明于中庸楊氏之倡  
道東南與夫張繹之朴茂與叔之文行固皆集矣  
程門之選也而流于夷狄之嘆則諸子之晚年亦  
有可議者矣得朱子之傳者則季通之不屈于學  
禁仲默之究心于書傳與夫漢卿之一室蕭然未  
卿之閉門自守固皆卓然朱門之最也而踐履真  
實之許則諸子之所造亦有可取者矣得陸子之  
傳者則敬仲之清明純一和叔之聖賢自期元賡  
之信道甚篤叔晦之務本趨實固皆遵守師說而  
傑然于陸門之中者矣是其各守師教爲學固有  
不同隨才入道所造亦有一一而要其本原之地  
則淵源紹述均足以揚洙泗之波道脉相承皆足  
以繼濂洛之統而所謂心一道同者耳又何有于  
易簡經制事功之殊邪不然則子靜好處不可掩  
覆朱子旣致辨于初而虛心浮說徒致參商之



又見于真東萊之文則朱陸之學亦何害其久而  
而亦何俟于後學之紛紛也耶我朝以道治天下  
下而心學之要燦然復明如宋濂之學問精深而  
國朝謀畧無雙士翰苑文章第一家則簡在帝心  
也王禕學貫天人而學問不如濂之博文思不如  
卿之雄則揚于王廷也陳選以聖賢自期章懋以  
恬澹自守以至方孝孺王守仁之流又皆繼跡前  
修而遠繼道真者矣馴至今日則文學隳于括帖  
經義散于標題視子史爲虛文而以俗套爲傳家  
之本目道學爲虛僞而以功名爲經世之要富貴  
之取士惟掇其無根之記誦而不求之心父師之  
教誨惟示以進取之巧訣而不求之道蓋士習既  
然而所以導之者又然無怪乎靡靡一風也自非  
得大人君子如程朱三子者出而振之又何以廻  
旣倒之瀾而維千鈞之線也哉愚不佞輒以所憤  
于平日者而敘其究竟如此執事其以爲然否

樂律

樂也者心之精華也而有中和之心者自可



樂之精器也者大樂之精粕也而得尚象之  
自可以得樂之理蓋吾心有和播而揚之則爲樂  
吾心有理因而效之則爲器樂非有外于心也即  
中心之和是也故語樂而不本諸心務其末者也  
器非有外于理也即理之有形者也故語器而不  
揆諸理滯于形者也知此則黃鍾長短之數音律  
損益之宜凡執事之所問者皆可得而條陳之矣  
請終言之可乎太史公曰細若氣微若形聖人因  
神而存之雖妙必效言黃鍾始于聲氣之元也樂  
記曰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言樂律本于  
天地之化也自黃帝斷律呂以歌扶狹虞舜制琴  
瑟以歌南薰而樂之爲道斯肇矣及周景王將鑄  
無射乃問律于伶州鳩而有天道中色之對而師  
曠考中聲以舞玄鶴伯牙鼓鳴琴以動游魚又大  
樂感通之妙有必然者周禮有云樂六變則天神  
降八變則地祇出九變則人鬼享蓋簫韶終于九  
成大武終于九奏而其所謂格享之殊則亦猶矣  
堂上之神格堂下之獸舞已黃鍾空圍九分而

長九寸此柱氏通典之所載者然也若夫八寸  
分三寸九分則亦各隨所見而不知夫以黍定律  
之常矣三分損益而隔八相生此樂記之所載者  
然也若夫損益至仲呂而窮則亦偶窮所見而未  
究夫相生以次之理矣黃鍾不爲他律役者蓋黃  
鍾萬事根本有爲君之象君可以役臣而臣不可  
以役君也三分損益云者蓋言黃鍾下生太簇隔  
八位以下生于陰下生者三分損一仲呂上生太  
呂隔八位以上生乎陽上生者三分益一也堂上  
堂下之異樂者蓋堂上主輕清以象天堂下主庸  
大以象地也六律六呂之合聲蓋六律以爲法于  
陰六呂以爲助于陽也六律之分于五方則春之  
姑洗蕤賓夏之太簇秋之夷則冬之黃鍾皆所以  
宣八風之氣也五音之配于五行則商之配金角  
之配木徵之配火羽之配水宮之配土皆所以宣  
二氣之和也至于樂記以宮爲君商爲臣角爲蹠  
徵爲事羽爲物而因以察治忽之宜審感通之故  
則樂之所係蓋信乎可通于治道可格于幽明而

不徒爲導慾增悲之具矣我太祖創位之初  
命牛諒制禮繼命陶侃制樂九奏之聲洋洋盈耳  
郊廟之舞彬彬稱善矣迨我皇上會中和之極  
擅制作之權審聲以和律定律以正音而咸英韶  
濩之音雍熙太和之氣其將宣揚于今日矣乎  
何幸身親見之

心迹

天下有迹同而心異者君子不當泥其迹有事異  
而理同者君子必當究其理夫惟理以主之而不  
求合于事心以諒之而不取必于迹則天下之權  
衡可定而萬世之公論可明矣昔者呂東萊讀史  
每將前世可喜可愕之事蓄之于心而程明道讀  
史每至事幾初兆之時卽揜卷沉思以觀其異同  
成敗之驗若孔子之作春秋則又誅人之心赦人  
之過而嚴褒貶于一字則事之不可徇而迹之不  
可泥也久矣易之大畜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  
畜其德豈非有見于博文爲約禮之地而多聞多  
見則可以爲知之次耶且自明開之所及者



之夫子之獲較從俗爲之兆也而明道之  
可放過亦有見于勢之不可激耳孟子之不與  
言遠惡人也而子儀之東都往返力拒思勗亦有  
見于刑人之不可近耳夷齊讓國夫子許其爲仁  
而仲雍佯狂避兄丁鴻上書遜弟殆皆聞夷之風  
而興起者乎竊負遵海孟子以之擬舜而石象  
父伏鑽王陽對敵援桴殆皆一念之孝不容泯  
乎若夫汲黯發粟河內而自伏矯詔之辜忠臣愛  
君無所不至也而彼釣名羸邑者果可若是  
長孺之所爲庶幾發棠之義而非忘君自擅者  
也卜式輸財助邊而因竊好義之名小人逢君無  
所不至也而彼輸貲馬翊者果可同日語耶卜式  
之所爲殆非有得于急君之義而好義勤王之  
戒也證父攘羊不可言直而密告父謀歸衛天子  
者乃得免不孝之譏則攘羊之小過人子或可  
隱而謀及其君自不得不爲之暴白耳三咽其  
不可言廉而避水絕糧郊社却裘者乃得列  
表之義則蓋蘇之義在兄弟或可相容而



節而事當幾宜則雖誤陞文書無損勅勅之道  
賈翟公朋友不欺之誼而事當立斷則雖北軍  
人亦無嫌賣友之譏凡此者迹似同而心術之微  
或判事若異而義理之妙或同惟因時以察之而  
揆以隨時之道就事以通之而運以制事之術或  
本其義之當否而審其行止之宜或就其情以謀  
之而通其厚薄之等則不屈于拘學之見不惑于  
滑亂之口而聖賢中正之道反之吾心而皎如也  
又何必索之古訓考之陳迹而後可以議事也哉

兵餉

司國計者必知足兵之難而後思所以爲儲蓄也  
備司兵柄者必知足食之難而後思所以爲修攘  
之謀蓋兵者國之扞兵強則可以壯國家之神氣  
而不足于兵者是之曰弱食者民之命食足則可  
以固國家之元氣而不足于食者是之曰窮故  
觀化原于朝著之上察幾宜于倉猝之間念民  
計開之應運智勇于部伍之間而天下之

德而遷矣。執事守舊策，遂終而惓惓于經國之  
顧，愚何足以辱明問乎？雖然，足食足兵，在夫子  
有恒言，而我浙中之做，則又所身歷而切齒者。請  
述所聞以對。曩自倭奴猾夏，郡邑騷繹，徵兵于川  
湖，借財于雲廣，盡天下之名將以爲攻，竭六省之  
五金以爲用。小民遑遑無所待哺，當是時孰不憂  
兵之不強，食之不富，而思攘臂以先。國家之急  
也，今幸稍定矣，而衣赭之戒，履霜之漸，又治道之  
所以儆戒于無虞者也，而可不爲之深慮乎？且以  
今日之兵言之，召募有法，團練有期，按籍以稽，畫  
地而守，又董之以憲臣，益之以夷兵，宜可以言足  
兵矣。而強銳未克，玩愒日甚，烏合于辨貌之吏，而  
一有倣急，則奔潰而不可羈；蟻聚于支廩之倉，而  
一經行陣，則奔北而不可制。且所募者皆市井之  
無賴，閭閻之惡少，其剛心勇氣不過自逞其劫掠  
之習，而驕脆懦弱，又皆以遨遊于酒食之肆，雖使  
數踰百萬，何益于用乎？以今日之食言之，田地山  
澤，悉賦補苴，海陬徑編，扣畱之額，將所徃歲，

有常期而今復重之以督責宜可以言足食矣而  
輸納愆期耗匱日甚鞭朴日行于閭閻而道途  
衆負欠日錮于囹圄而侵剋益多語倉廩則釜底  
不克而費用動以萬計語民庶則十室九空而催  
徵日以相煎且所徵者或入上官之囊橐或入胥  
吏之隱瞞或入權要之門或遂肥家之計而國  
家之所藉以給公上而裕軍儲者日益耗匱雖桑  
孔復生亦何補于治耶茲者 天心降監 朝著

肅清聞之道路已知非復昔時之冒濫矣但統御  
非人則兵無所制不惟有反裘負薪之弊亦將有  
不戢自焚之憂執事所謂克敵在將者誠所當慮  
也撫綏無賴則民無所藉不惟有蠹財誤國之弊  
亦將有民窮盜起之虞執事所謂得一賢令如得  
勝兵三千人得一良守如得勝兵三萬人者誠所  
當慮也雖然內有宮闈之寇斯外有邊境之寇內  
有衣冠之盜斯外有干戈之盜則本原之地亦在  
朝廷而已愚何足以知之



平先生集卷二十一

支華平先生集卷二十一

樵李 支大綸心易父 著

策

會試策五道

德澤法度

嘗聞善攝生者必和調其神節理其脉使流浹通  
貫于一身而後起居動作可以若時而宣敘善理  
家者必父子兄弟怡愉輯悌靡有攜心而後堂構  
相成創述一體可以彰軌而植業故四肢瘼而不



言者其神脉完也百務助勦而家不亂者其恩義固也今天下猶一身也所以聯屬天下之心者惟德澤存焉耳德澤之不固而欲羈之以區區之法是斲神脉而修膚革也蔑不斃矣天下猶一家也所以固結元元之心而使之不忒者恃德澤固焉爾德澤薄而以徒法控持之是離恩義而嗃嗃以威其家也靡弗亂矣不然則自古稱峻法者至秦政極矣一再傳而匹夫作難九廟爲墟曾不得以徙木棄灰之法而摯陳胡之手足王莽之井田隋王之周禮卑卑于法度間以爲庶幾三代之治而亡不旋踵其所建立使然也宋儒謂自古德澤最厚莫如唐虞法度最明莫如成周亦就所見而立言耳以今觀之唐虞信崇德澤矣然欽曆象以授時同律度以範俗嚴岳牧以布政奠山川以彰紀其法度固較然著也成周信崇法度矣然自后稷農殖百穀以蕃民生綿延虞夏殷周上下一千餘祀而公劉大王王季又以醇德培之蓋至文王而德澤深其德澤胡可殫述而直以法度當之可謂

所謂德澤不可恃法度不可廢則誠若言也夫  
業之君身親百戰而習事多慮其躬制立法大者  
皆深鑿而曲防與後世人主生長深宮者不俾其  
其法不可廢而德澤之所憑藉則視後人之培植  
以爲盛衰不然則禹夏殷周乃今竟何如也豈德  
澤之不足耶我 太祖高皇帝闢乾御宇光啓洪  
圖胡元陋習一洗而新之令典嘉謨固更僕未易  
數其大者如六卿分職以防專恣兵戎分統以防  
竊發宮闈之政不出簾闥戚畹之寵不干國典宦  
官不得預政則有鐵牌以永戒親藩不攝民事至  
刑駢馬以示懲而黥劓割剝之刑無故興兵致傷  
人命之訓見于 聖政記 祖訓諸編者洋洋乎  
莫得而名焉其敷沛爲德澤躬建爲法度直追唐  
虞成周而上之矣列聖相承茂弘繼述至 孝宗  
文皇帝以寬厚煦育而守法信度猶兢兢焉嘗聞  
長老云升陟之日深山窮谷咸奔號失怙其德澤  
深以厚矣而法度稱善守焉 世宗肅皇帝以英  
斷馭臨日以法祖勅度是念而四十餘年矣

就萬邦日躋昌大之治德澤亦深矣第一時議  
議獄動盈篇帙而剛明立斷一干紀律親貴弗撓  
有若專守法度者然要之皆法祖垂後之懿訓也  
我 皇上冲庠之資紹隆寶運登極一詔遐邇彬  
彬向風焉仰繹祖宗之休美詢謀羣臣使條故事  
上之繼紹之治視前烈有光矣然以予觀之法度  
猶昔也而百司庶府苟且簿書上下相蒙習爲故  
典甚且妄自矜奮創新說以矧舊章矣德澤猶昔  
也而民疲于橫歛法峻于深文士窮于困躓俗敝  
于紛擾甚且啗民膏而朘削之矣故欲培養修飾  
宣昭令緒永登太平非 皇上以乾剛厲之賢公  
卿以精白成之愚未知所稅駕也詩曰無念爾祖  
聿修厥德敢以是爲 九重獻

文質

立極者必建中以握紀而後可以彰其軌于不窮  
揅弊者必由俗以還淳而後可以維其風于不壞  
夫一代之興其建尚自創業者始也文而文質而  
質卽于萬世視之矣然其始也曷嘗不崇本實哉



信義以爲後世法程哉顧世之趨也若飴沫酒而  
上之山而自質而文者若建瓴水然故曰習者  
染貫育不返俗之所成海岳必傾蓋事理固然  
足怪者粵自鴻荒初判混沌融結榛榛兀兀宇宙  
太和之一會也稍涉姚姒而亨嘉肇矣唐虞三代  
穎穎耳渾渾噩噩耳卽因時立政森莫可紀皆挽  
人情而約之中回澆俗而歸之厚也尚忠尚質尚  
文之說蓋自後儒說也公羊氏以文爵三等董生  
云損周之文其說斯昉而記亦言夏道近人而忠  
焉商道近人而質焉此三尚所以紛紛起也夫尚  
忠尚質則信然矣乃文之敝則論治所宜亟圖者  
何至尚之以滋敝也夫周之始興也未下車而  
黃帝後既下車而封比于墓式商容問惇明信義  
以返商本磨厲之俗者至殷深也其周禮所載品  
式制度雖潤色有加罔非端軌約中云耳數傳而  
繁文縟禮生焉凌夷至于七雄之世而炫奇競  
生民糜爛固習俗之流非建尚之敝也若漢高  
滿冠嫚罵之主也其綿蕞之儀太常之樂大

漢秦故而巳雖一時雅尚如斬丁公封雍其末亦  
人以質忠者而要之特文具耳烏覩所謂審所備  
哉愚嘗妄謂文之盛在古莫過於周漸磨久而其  
孟生焉以至斯文之運然處士橫議所在列幟自  
標而世主至擁篲從之至秦而隗坑焚之慘者文  
之極也在近世莫盛于宋故有周程張朱植文幟  
以翼其運而議論之多聲容之盛在當時則巳然  
矣至元以腥膻盡剗之而詆儒于優丐間者文稱  
之也自昔創業之世草昧天造生民虔劉智殫慧  
竭若一小開闢然此又復爲質之機也顧人情易  
蕩奢麗易縱文勝之弊相激使然雖聖哲莫可致  
詰真若天地之運終始循環云爾非上古聖人預  
爲好尚以啓敝也我 太祖高皇帝天錫勇智一  
掃元陋人民惟結朴魯有古昔之遺風焉恬熙旣  
久文教漸新至成化弘治盛矣正靖之末起自其  
二訾詬之夫而頽風相煽至于浸淫而不可救迄  
于今而所謂風教漸澆俗化漸移論議漸煩文章  
漸詭誠有如識者之所憂矣易曰窮則變變則

夫苟窮而不變也雖聖人曷克通之哉愚妄慮  
卽通之亦煩其令深其禁云耳非能振刷而大  
之也夫民習知尊貴之所尚而相矜慕之以爲高  
文之傲而復以文禁之是抱薪而抹火也夫惡其  
澆也則母務以澆示之今衣冠雲集背而胡越矜  
名商利父子稽唇矣正心術以嚴選用之法敦典  
禮以祛名利之習者可變也惡其侈也則母務以  
侈導之今緋紫之貴濫及娼優水陸之陳倍于珍  
鼎矣躬皂紵之服以風民限肉帛之制以追古者

可變也惡其煩也則母務以煩勝之今官司迎送  
故牘盈几一夫質言鉤致滿紙矣凝風範以示尚  
行之規蠲苛禮以敦簡要之體者可變也惡其詭  
也則母務以詭導之今帖括相沿僅成本領浮藝  
蓄木不啻充棟矣崇實學以羅才追古作以正格  
者可變也文正嘗語人曰也須焚書一遭此暴秦  
之習也文正不諱言之誠惡其習浮而剋實崇謙  
而長虛也夫此不變誠莫知所終矣吁此特就明  
問而陳之耳如有用我尚有探本之論當爲



天子獻者而今未敢及也

爵祿名譽

夫乘風排雲鼓翼九天之衢使臣主俱榮身名奕  
泰豈非人所深願至欲哉顧士各有志凡爲知已  
者死耳世苟知我吾出而圖之流不世之光策非  
常之勲則天下蒙其利而吾亦與之俱榮苟不我  
知則一泉可以洗耳一石可以漱齒世無求于我  
而我亦無所慕于天下夫天下何加于士哉顧議  
韞經綸之畧而欲用其所不足也世固見一二

歛鼓篋之徒所在滂集漫無廉隅遂謂士人可以  
力致云是蚩蚩者幸酣華競要流耳卽不然亦修  
媵矜節而好爲名者也吾直以爵縻之以名鈎之  
足矣嗚呼士若此止乎嘗觀唐虞之時堯舜以欽  
明恭塞澄其鑒而育才之教盡直寬剛簡而曲成  
之士生其時孰不滌心淬節以圖自奮故得人之  
盛古今罕儷焉至周而益詳有六德六行六藝以  
綱紀之有論官論爵奠食以官材之故曰周王壽  
考遐不作人又曰克知三有宅心灼見至有後

于時上之人以心信乎士而士以心効乎上其  
目股肱各效其所長以爲用而無有務名買勢之  
意上亦藹然如元首之任衆體而各盡其能故後  
士以寧吉人勸相至與唐虞之際竝馳而爭隆焉  
乃其論官民材太常太丞之典所以崇德報功者  
自不可廢固非卑卑以此待天下士而謂其可以  
籠絡之也周語曰先王之治爲班爵貴賤以列之  
爲令聞嘉譽以享之亦誠見先王待士之道如是  
耳不然周士之貴自昔稱之矣設可以祿縻而名  
致也亦奚謂之貴哉秦而後士始賤矣然亦所謂  
彈鋏鼓篋士而衣冠者耳非真士也不然仲連未  
爲知道而逃之海上爰旌目鮑焦皆超然浮塹之  
表是果貴耶賤耶龜山之論漢士曰西漢之士喜  
功名而不務奇節東漢之士尚節義而不通時變  
高祖故沛中博徒也彼誠知爵祿而已故其詔曰  
天下賢士有願從吾遊者吾能尊顯之一時屠埋  
椎狗之徒起家刀筆爲一代宗臣而嗣後騎奴之  
衛青俳優之東方朔各挾寸長以就爵祿

耻之名聞于天下浸淫至于无成而貢藉其流益頽以靡矣迨莽一呼而名儒如雄者至爲有功德則士務爵祿之弊也世祖乘其弊尚名節以砥礪之封卓茂禮嚴光斌斌然以名致士當是時士爭馳名節矣故人譏之曰東漢之士往往刻情修容依倚道義以就聲價而樊素之被徵丁鴻之讓封人亟高之至李膺陳蕃爲國任重乃不能紆迺通變以拯國家之急而亦驚于名相激而立顧俊及之號標榜愈多黨錮愈酷矣此非名之不能致士顧士之悞于名也俾若申屠璠之見幾而作逢萌之掛冠東門何懼禍若是酷耶豈兩漢之君本非有純心以主持之而徒隨時遷就以爲尚故屢變而卒無以益于用耶雖然士亦胡可輕也高祖自謂以爵祿籠士而魯人絃誦不以城下叔孫議禮而兩生終不肯行王莽之亂借六藝以文奸而士終不與東漢之亂職自宦官而士以激揚風軌與漢共滅而俱亡使蜮操縮頸而不敢動虎士爲之維持也則士亦胡可輕也語曰得士者



失士者世有國家者誠表正而尊禮之使知法貴則士亦厚自愛而爭爲貴矣不然縻人以譽勢者集焉鈎人以名好名者往焉安得天下士而用之哉

### 班馬異同

作史者必準諸聖經而後體裁正必折諸聖經而後同異彰夫經出于聖人其心平其識邃其博奕粹積足以徵往而俟來故其體史也而實經也若史則橫出胸臆以肆譏評雜置疑信而失考據參執所見以相輕而不究其歸各隨所得以自持而不要諸正雖互有同異而得失蓋略相當焉蘇洵曰經以道法勝史以事詞勝豈知春秋一書其深奧簡古事詞本無不備而道法固兼之乎自仲尼沒而世無全史矣左丘明親見當時之事撰爲左氏春秋誠可爲春秋之羽翼後有續采所聞以爲國語誠亦禪聞見之未逮而昌黎氏乃謂國語謹嚴左氏浮誇豈非徒見其體之異而謾言之乎司馬遷席談故業又以身遭廢辱故其一書所紀

抵因事以見志昔人謂之謗書者也今觀八書  
敘貨殖封禪諸事備殫其委至謂天子諸侯賢人  
隱士咸于富厚歸誠合懃攄憤譏武帝土木神仙  
之紛紛爾讀者不察其意乃譏其退處士而進奸  
雄崇勢利而羞貧賤其不足以知遷也審矣班孟  
堅嗣之爲前漢書繼懼竇憲之禍遂以曹大家續  
成之因遷之十表而爲八表因八書而爲十志其  
掇拾裁割昔人譏之矣荀悅之漢紀范曄之後漢  
書皆史家之翹楚也然是數子者徒瞻聞博識而  
之反約之功徒深辭麗文而闇正心之學故三長  
三難之說自昔患之而見毫昧睫之譏迄今更相  
笑也執事乃以遷固之見譏于後世而欲折衷于  
著作之場也愚何以及之雖然愚嘗學經而得其  
槩矣孔子之作春秋也是編年之史也而又有尚  
書以志訓誥有詩以志風謠有三禮以志禮樂有  
易以志陰陽皆孔氏之史也今誠取而讀之則河  
渠書較之禹貢何如也封禪百官諸篇較之周官  
巡狩之語何如也方技日者之傳較之大易之書

筮何如也禮書樂書出自附會之手固不足道而  
皇王五帝上下數千年乃獨畧而不備至所節取  
諸書又多蕪雜不文豈遷特史氏之才而不足以  
與于經乎至我朝之史藏之金匱石室者不少觀  
見而總裁出于元輔纂輯彙以鴻儒洋洋乎殆迨  
春秋而將之矣第聞之故老乃謂立傳止于大臣  
則閭閻之名人義士終泯泯也編纂惟以案牘則  
奸邪之甘辭曲行終汶汶也方正學以死義而書  
曰叩頭乞哀王守仁以討賊而謂其通于養正至

孫竹祖號翁葉元年之議識者且斷斷焉則折遷  
固而一新其敝者誠不能無望于今日

用人理財

天下之患莫大于炫名不責實而國計之盈縮人  
才之多寡不與焉夫才以任事國家于此覘盛衰  
焉則多方以網羅之推誠以任簡之誠是矣而不  
責其實則賢邪混進卽賢矣而未必展所欲爲也  
故常患于乏才財者天下之大命人君所以聚人  
而裕國也而不責其實則雖頭會箕歛而貪吏



以擅漁獵之奸狗鼠得以啓漏卮之竇故常患  
乏財不然則天下未嘗無才與財也周之盛時  
置皆爲千城執爰可備前驅而及其衰也乃僅  
一丈侯之修扞其始以千里之封養千八百之  
諸侯充然而有餘而其後至乞糴于諸侯而莫  
之給豈非名實之辨歟知乎此則執事之所問  
與我國家之所謂乏才乏財者皆可得而悉其  
故矣我朝以科貢取人而流薦舉靡不搜羅其  
取才至博也然在 太祖時至令郡縣史巡行  
阡陌見曠永

雅拜之士亟召用之而不爲君用之禁當時  
容召對曲盡情款故有才得以自見而無才  
者亦不得以虛名目之一時雲悉虎變之士  
莫不灑然出其所長爲國家用矣以丁田起  
稅而山澤江海靡不摧稅其取財至悉也然  
在 太祖時勸農蠲租之詔無歲不下而北  
伐韃虜南平交趾經營饋餉動以萬計而天  
下之財未嘗告匱蓋籌畫計度出自宸衷者  
悉盡情實而法禁之密人莫敢干以私此國  
初之人才國計所以常足也

有定員矣而一遇銓注輒有乏才之憂投老  
則退避而莫敢任付之批擣則因循而莫與  
品流日衆而士之競進者至踰短垣以求榮而  
才乏者何也賦有常額矣而一遇調支每有告匱  
之嘆夫財計日廣而諸司竟以侈糜相高而謂財  
乏者何也夫亦徒徇其名而不責實之故歟愚以  
爲科目之設風稱得人矣而長才大畧有不閑  
經義而實濟時用者宜別爲一科以收之又有  
俗之才而偶註吏議者遂不復齒則管仲王  
魏終泯沒乎此求才之途未廣也而任用之時多  
采毀輿以爲殿最積簿書爲勤惰又安能于繩墨  
外得真才也摧財之利析及秋毫矣然鬻僧者一  
而耗其口業者倍之鬻爵者一而償之小民者倍  
之以至冗食冗兵之弊皆耗國脉而竭民之膏者  
也而軍費掊剋于將領歲額賠耗于秤頭又安能  
責實于課計之間耶今 聖天子畱神于人才國  
計頒訓諭廷臣之勅裁內廷光祿之供又甄敘肆  
覲之吏嚴稽存積之逋而司銓主計之臣又

行德意而斡旋之行見豪傑彙典而太倉紅  
愚何幸身親見之

廷試策一道

臣對臣惟 陛下膺寶曆之初宅亮陰之禮首進  
臣等于廷策以修學立政之要將咸三登五紹神  
聖之統建格被之業耶抑安常襲故而姑爲潤色  
太平之舉耶將資治安之謨究天人之術進逆耳  
之規終日言而無罪乎抑忌投鼠之器惜鼎鑄之  
耳嚴輅馬之禁徒取唯諾而靡所匡救乎顧佯問

佯對謂之倨侮懷詐挾術謂之欺謾曲學阿世謂  
之枉已臣嘗博綜今古而有概于中久矣迺茲邁  
敷奏之期陳先資之信而敢不以正對乎今語學  
之宗者則曰堯舜語治之盛者則曰堯舜御策曰  
三代以還考德論治未可匹埒姬妣矧曰唐虞蓋  
瞠乎其不敢望也臣則願 陛下獨法堯耳堯自  
唐侯直起爲帝也齡甫十六耳諸侯戴之兆民維  
之此曷故也得非十六齡之前繕性毓德凝道  
養有素歟詩人沁而專陟下止者乎迺其



若後世之講讀該洽也曰欽明文思光遠也  
已迺其政匪若後世之聽覽程會也曰親難乎  
昭明協和而已而當其時所爲納誨而輔德者  
非聖神文武之謨所以陳謀而贊治者罔非精爽  
克艱之術若舜禹若臯益考諸書可鏡已稽是  
商之太甲周之成王皆以冲齡踐祚而桐宮之往  
幾不克終缺斯之師人心咸貳是二君者非所望  
于今日也商之高宗宅憂恭默而良弼得于夢  
猶今之以策得士耳而傳會者以帝賚之言輒斤  
斤于形肖之求斯伏生之謬也迺其政則曰憲天  
聰明曰鑒于成憲而苦口不嫌于聒眩和羹務劑  
于鹽梅商業赫然中興庶幾守成之令主也若  
聖問所舉漢唐宋諸君則臣又有所獻焉漢高帝  
提三尺以定天下而三章約法什五稅一其政豈  
不甚盛而不事尚書人少其學然漢初詔旨雄偉  
近古而大風一歌調雅氣豪卽文士未之或先豈  
必呻吟佔俾而後爲學哉若光武之夜分講經宋  
太宗之歲周太平御覽仁宗之隻目不費

三君者皆以絕人之資建創守之業雷  
近儒臣可以廣見聞可以陶德性視溺情于聲色  
喪志于玩好者則星淵矣漢文帝起代邸以有天下  
而下而躬修玄默清靜無爲其學豈不甚簡而治尚  
柔道人疑其政然斷獄數百十米三錢而命將勞  
軍師律政猛仰三代或可庶幾豈必窮黷紛更而  
後爲政哉若秦始皇之衡石程書隋文帝之衡土  
傳餐唐憲宗之汗透御服日旰忘倦之三君者皆  
以震世之略樹光裕之業勞神國務聽斷忘疲可  
以樹熙績可以杜漏隙視委政于羣小耽情于麪  
藥者殆逕庭矣人徒見宋治之弊日就凌遲而併  
訾其崇儒務學之懿秦隋之世亡不旋踵而并謂  
其勤政勵精之舉是結繩之跡真可以御叔季之  
亂而書契可以盡廢于羽之化真可以格七雄之  
志而兵革可以不試也何其酷于信古而闇于夫  
較也哉蓋帝王之道天道也天德剛故必遜志時  
敏首出庶物以其學爲天下先而不可宴安恣肆  
以啓凌遲之漸天道健故必孜孜化理風

辨不然則望夷之禍乃自深居高拱者致之獨  
鼓催花點籌踟躕之好反賢于經術右文之注  
御策以冲年履祚未燭于理臣則謂 陛下慎毋  
以冲年自委也帝堯之特起其所信于諸侯而式  
于萬國者不在十六齡之先哉 陛下誠富于春  
秋視帝堯在潛之日未遠也所爲信諸侯而式  
國者胡可委也矧 陛下承二祖八宗之緒際  
熙累洽之運非若帝堯之特起也而學循其本  
握其要斯可以續先烈而恢後效夫帝王之學誠  
不同于韋布也而講幄日勤則見聞日廣載籍愈  
博則義理愈精接賢士大夫之時多則敬心不持  
而自惕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則放心不收而自戢  
故程顥之言特謂帝王之學將以措之于政不效  
書生尋章摘句云爾非謂盡捐講讀而懸想于玄  
漠渺茫之境也王誠好要則百事詳矣而一日萬  
幾孰非吾分羣黎百姓孰非吾與明習國家之務  
而後庶政和深識忠邪之辯而後官材當政



述言特謂帝王之政將以行其所學不務其家  
故云爾非謂盡遺世故而妄意于清靜無爲之  
也今之言學者則曰純心矣然人主一心天下之  
所望以爲的也宦寺窺其好尚官寮測其朕兆遠  
聽之士想伺其端倪商賄賄則桑孔進好武功則  
衛霍進艸聲色則毛嫵西子進勤禱祀則文成五  
利進事土木則班輸進萃是數者襍然交攻于其  
內而以一心入百戲之場卽佳弼奚所措其手而  
存省安所施其功也誠能于山淨泉清之日多務  
以防閑之盡力以開牖之經筵必御日講必嚴或  
賡歌以洽其交或同游以習其素雖所訓者章句  
之麤而人主之心一有所係則彼數者咸不得乘  
其隙而攻之而聰明日擴好尚益端聖學之純端  
可必矣仇上良之教其徒曰毋令人主讀書蓋讀  
書則知義理而匪熒惰淫無所奪其志讀書則察  
理亂而儉邪便佞無所售其欺讀書則廣智慮而  
神奸鬼秘奚所眩其明故學貴勤而純心者其言  
若羨寔謬悠而不切于事者也泠之言及者則

庸賢矣然知人之哲非可以一端盡也太若者  
大詐若直大貪必小廉大驚必細謹人品襍進各  
以機智玩弄左右又何以辨忠邪而精任簡誠亦  
蒞政臨民之日勵精以圖之降志以近之常朝則  
御午朝則親日接公卿以諏大政延見士民以達  
民隱雖所務者簿書之末而人主之心知有所務  
則宵人者不得盡其志而罔之而聽斷益廣明據  
日光聖政之純端可望矣趙高之欺其主曰人臣  
但聞其聲蓋親政則民瘼之疾苦日接于目而奸  
邪不能蔽親政則庶務之張弛日熟于耳而向隅  
無所壅親政則威福之柄日操于已而假冒無所  
容故政貴勤而彼云用賢者其事若重寔漶漫而  
莫可甄別者也 陛下又采往代之臣所陳謨以  
禪正始者以問臣竊又有所獻焉夫臣子進言如  
和扁用藥藥不執方對病則發言無定說合宜則  
用仲舒天人三策其學醇其旨正誠漢世對策進  
冠冕也而時俗方壞則王吉以變俗進時尚弗  
則劉向以審尚進而治性之六戒勸學之四書

衡之抗疏皆可採也他若貢禹建官于初既而  
千節儉陳寵納誨于建初而蕩滌煩苛姚崇然  
事要說呂公著以十事進規司馬以明斷英勇進  
程顥以稽古正學定志進之數臣者或贊襄君德  
而匡其所不逮或直陳時務而矯其所太過固非  
平之梁肉衰亂之藥石也若今之時則 陛下以  
冲齡踐祚百官總已學易流于窳惰治易流于倒  
置昔漢昭以十四齡繼統于時有擁立之功焉而  
昭帝之英明猶不克霍氏之陰謀其業之不替者  
亦幸耳宋之哲宗以十五齡踐祚于時有調停之  
政焉而小人復入遂不免紹述之紛更宋之基業  
于此遂衰我朝之嗣統者先見于 英宗始而王

以太后則治未幾而王振用事則政亂而土木之  
變幾不可爲近見于 武宗始而輔以劉謝則治  
未幾而劉瑾用事則政亂而竇宸劉葉叛者九起  
惟 世宗以十五齡入承大統而聰明英武遠紹  
帝堯四箴有註敬一有箴宸範翰藻昭回雲漢  
王之學可謂純矣鎮守則葦土木則裁武



權奸不貸帝王之政可謂肅矣而始之用事者  
張霍若而臣之貪汚渙忍則亦幾誤由此觀之人主  
嵩若而臣之貪汚渙忍則亦幾誤由此觀之人主  
之學之政其純駁得失豈不以人哉今 陛下之  
學蒙養之學也而深宮邃密保傅何所施其功宦  
寺愆憊法拂無所致其力 陛下之政初服之政  
也而委于貂璫則釀禍歸于臺閣則啓奸 陛下  
之策臣則曰典學何急立政何先而又曰古今異  
宜創守殊軌大哉王言真知時審勢而善于用言  
者也臣則曰學之所急者有三而括之以一曰勤  
政之所先者亦有三而總之以一亦曰勤典學之  
所急者一曰正心術夫人主之心天下民物于我  
乎取正一有所倚弊將何極必存吾太虛之體廓  
吾太公之用端居于深宮燕閒之中而宦寺不得  
關其私垂拱于大廷廣衆之上而公卿不得售其  
術好尚必正而聲色花鳥之娛勿進也猷謀必正  
而征伐土木之言勿聽也使渾然天衷如衡之平  
如鑑之空如止水之不波如太虛之無滓而

權奸不貸帝王之政可謂肅矣而始之用事者  
張霍若而臣之貪污渙忍則亦幾誤由此觀之人臣  
嵩若而臣之貪污渙忍則亦幾誤由此觀之人臣  
之學之政其純駁得失豈不以人哉今陛下之  
學蒙養之學也而深宮邃密保傅何所施其功宦  
寺慙憊法拂無所致其力陛下之政初服之政  
也而委于貂璫則釀禍歸于臺閣則啓奸陛下  
之策臣則曰典學何急立政何先而又曰古今異  
宜創守殊軌大哉王言真知時審勢而善于用言  
者也臣則曰學之所急者有三而括之以一曰勤  
政之所先者亦有二而總之以一亦曰勤典學之  
所急者一曰正心術夫人主之心天下民物于我  
乎取正一有所倚弊將何極必存吾太虛之體廓  
吾太公之用端居于深宮燕閒之中而宦寺不得  
關其私垂拱于大廷廣衆之上而公卿不得售其  
術好尚必正而聲色花鳥之娛勿進也猷謀必正  
而征伐土木之言勿聽也使渾然天衷如衡之于  
水虛之空如止水之不波如太虛之無滓而

應物盎然出之而無成心是心術正而聖學成也  
以端二曰正學術淳古之學惟出于一耳自漢而  
下學者亦多歧矣有以清淨爲學者其說歸于長  
生而其卒也窈冥而無當有以空寂爲學者其說  
歸于真覺而其究也偏枯而不情有以刑名術數  
爲學者其說歸于申韓而慘覈寡恩是以學爲天  
下擾也有以詞藻辯博爲學者其說出于屈宋而  
汗漫無歸是以學爲君心障也必研諸心體諸身  
反觀于炯然獨覺之中而不汨于見聞之末省悟  
于真性流通之際而不鑿于情僞之感上而危微  
精一之旨中而制心制事之訓下而敬勝義勝之  
書凡二帝三王以道授受之真傳皆以心直接其  
統而末世多歧之術一無所眩焉是學術正而聖  
學之路以端三曰敦實學夫經筵日講御幄日親  
其儀肅矣而堂陛森嚴未見格心之益廣厦細旃  
宸翰昭回其文煥矣而葩章燦爛奚關皇極之敷  
必思內自宮闈外窮埏宇上自王宮下達黎庶皆  
以此心樞紐之而綸綍必期于作則厝注必期于



範物兩宮孝養母徒務定省之虛文也而孝思  
言以爲民極九廟崇祀母徒侈蒸禘之常儀也  
致恪致愛以格祖考天神地祇母徒循郊社之  
典也而一德馨香以享上帝后宮之燕接貫魚  
有敘也母以寵倖而啓牝晨之漸前星之炳曜  
適庶有分也母以溺愛而釀爭博之端貂璫之  
窺覘其權不可僭也母輕聽而兆奸邪佞之  
襍進其任不可輕也母偏任而致亂興居有節  
勿以宴安而馳鳩毒玉食有制勿以口腹而索  
竒珍服御有常勿以好新而殫國用凡帝王經  
世之學鑿鑿乎親踐行焉而不徒以文藻爲勳  
績記誦爲猷略則躬有實學而可以植天下之  
表儀矣是三者皆

學之急務也而其所最急者則曰勤益人之心  
放恣易檢束之爲難慎始易慎終之爲難朝堯  
而暮桀則天命因以予奪昨聖而今狂則人心  
隨以去就出理而入欲則真幾因以剝復自草  
萊韋帶之士且不得以純學稱况天子紹萬世  
君師之範而

其操術較爲裁彼先武諸君不從事者

之樂而汝記誦爲功則夜分所讀者豈盡入  
型隻日所講者安有會心之要而太平御覽  
記餽匄尤非所宜寓目者是安得爲聖學也  
之所先者一日攬朝綱人主以一身寄天下  
能幹旋維係而靡敢抵牾者惟此權耳此權  
則奔走六令駕馭羣雄而環聽而貼服者盡  
手足此權在下則倖門高騫徑竇旁啓而羣  
伺竊者盡吾之仇匹矣今 陛下宜獨攬大  
察進退付之銓衡而冢宰不可以不遴兵政  
軍

付之戶兵而司徒司馬不可以不慎天下公  
論之臺諫矣而所任臺諫果以公道進與天下  
幾務叅之內閣矣而今之內閣果足以輔德與  
皆斷自宸衷而時操縱之使天下曉然知乾綱  
之在上而不復懷迷誤之私則亂幾可弭矣  
二曰汰弊源太祖草昧之初最嚴貪佞之罪承  
藉二百年人心益狡弊益益深賂行于當路而  
寒灰可然賂行于執政而三尺可骹賂行于  
韋布而公論可揜舉天下惟賂之貪矣自靖  
難之師推挫太甚

之其權注直劉瑾之橫逾而大臣習中禁之  
爲和同以悅其下小臣懷接引之澤工爲熾熾以  
結其上低聲跼項嫵然婉孌之姿頌德稱功熾然  
柔曼之嬖霏玉噴金仰倚咳唾之澤摩頂放踵何  
希提攜之恩舉天下惟佞之工矣此二者百弊之  
源所當急革者也三曰振積弛宋臣蘇軾嘗論西  
漢之衰其大臣守尋常而不務大略元成之間八  
卿將相安于祿位顧其子孫低回畏避以苟歲月  
而杜欽谷永又相與彌縫其闕而緣飾之故其衰  
終以不悟今居官者累資以待遷養交以自固庶  
務有缺則工爲文移以飾其愆地方有事則巧爲  
揜蔽以逃其責所誇詡者皆敦大成裕之謀而實  
因循委靡棄禮法而不顧所迎合者皆豐亨豫大  
之談而實蠱蝕滲漏委綱紀而不飭朝廷之上執  
政舛令動引舊規而人心益玩邊陲之上庸將藉  
卒惟營債質而捍衛益疎譬之久敝之屋岌岌乎  
有覆壓之勢而旁觀者徒袖手而不言儼居者  
遷延以素徙家夫入祿不自恤反多其美矣



以燕笑于其末而幸于冬之安豈若夫  
之飾輟燕笑之娛而亟爲整葺纏綿之計哉臣聞  
陛下布昭英武之德盡破拘攣之見肅情而革  
黜浮而抑誕節冗費以豐財選實才以集事獎勞  
臣以振滯覈名實以防欺去形迹之小嫌捐浮濫  
之積蠹剛以作神采而不爲小故之所搖哲以燭  
弊隱而不爲舊習之所縛直追 太祖創制更化  
之始政而不溺于後世沿襲之規而羣臣百職未  
皆洗心滌慮竭節奉公母觀望以自完母顧息  
自感母循枉以干進母合汙以媚世母便文以塞  
責曠然于維新之化而重覩精明奮發之休豈非  
今日之首務哉是三者皆勤政之先務也而其所  
最先者則亦曰勤蓋政始于勤常卒乎怠始于成  
常卒乎敗接于耳目者甚微而勢之所乘或極重  
而不可反見于躬行者甚約而幾之所伏或紛結  
而不可解彼秦隋諸君不圖維于宏綱大政之施  
而以簿書期會爲勞則程石所成盡是參夷之甚  
律養所底僅課逸游之績而日肝忘倦不遑

實錄皆方士之所誤者是安得爲聖政也蓋帝王  
之學以立政也非若韋布之采文藻以取世資也  
帝王之政以行學也非若霸者之藉術數以塗耳  
目也政學兼修德業並盛帝堯所以則天而協下  
者幸是道耳夫臣將致身巖廊之上以申犬馬之  
私而悃悞之言多觸時諱迂戇之氣取憎流俗是  
卻行而求前也獨念賈誼以洛陽少年當漢文帝  
恭儉之資際有漢中天之運猶痛哭流涕長太息  
于登對之初而不暇顧絳灌之忌嫉劉蕡盡言以  
發席室大難之端而以下第顯名使登科者反爲  
厚顏則臣子事君亦罄吾平生所學者耳倘有所  
畏忌而不盡言有所欲美而不直言是問學以阿  
世也是諱世以取寵也則不忠莫大乎是 陛下  
又焉用之不肖耿耿之中願竭所聞以對不勝戰  
慄恐懼之至

支華平先生集卷二十二

襍著

費燐夜談

樵李

支大綸心易父

著

不羈子自楚反暮薄國門重圍固闔藉茅無所假  
寐覺宇之側頃焉燐火熒熒野號啾啾響如蟲吟  
影如懸燈或跳躑而如訴或裂驟而欲擊或乘空  
而若狂或喑啞而如怒不羈子心動惛伏良久  
定強顏而喙曰屬者寧藩構叛分室籍產



城邑虔劉我士女燬燹吾室廬伏屍盈野流  
川名都通門鞠爲荆榛矣黷以育士豈首毒之  
耶而燐何叢叢也羣鬼憑植而言曰若知寇之致  
燐也抑知燐之不在寇乎夫宵行晝伏鼠竄兔激  
若火之燎于原其猶可撲滅若乃峩冠錦衣崇名  
美秩自我毓德以有今日而乃羣不吊之人以姦  
尤于茲室川陳其五行罔有攸底蘊利生孽無禮  
召殃怨端而有言于晉矯死而介行于鄭古實有  
之子豈充耳者耶不羈子曰吾聞天下有三戕主  
憲之司辟宥不中則民戕納言之司出納不允則  
民戕封疆之司玩佚不肅則民戕三者皆鼓妖招  
孽之罔也乃若黷宇矜履雍雍絃誦喑喑曾是而  
生燐耶羣鬼于是批梭叱咤而前曰昔我先皇肇  
造區寓陶鑄庶類薄海內外並建學校以弘教典  
亦曰吾以表民則而罔怠于儀且懼迷民之圯族  
敗行而溺人于亂則沒振之吾郡自東晉肇基茲  
茲人用遵軌信度罔于干政洙泗之風斷斷今夫  
戈內向奪攘矯虔而握明典者顧獎其亂而

毒伴宮牆蒙穢狂且吐氣顛趾倒植靈液四流  
壘填路城邑不蹂躪而隳突士女不虔劉而號  
屋廬不燬燹而傾圮一刑失三綱頽五金入四  
缺蛇虬塞途騶虞遐逝忍言乎忍言乎不羈子曰  
甚乎哉曰殆有甚焉師之道與君父埒人苟持  
執諸上師則夷之今人實侵軼奪譽其師而顧  
之蘊利無禮孰甚焉吾日見庠宇之皆鬼也于  
乎奚尤不羈子曰吾聞人死而歸曰鬼鬼者息  
潛形不落靡事矣茲猶有怛世之色何哉鬼曰  
知死之鬼未知生之鬼也心之精爽是曰魂魄彼  
回素而爲蒼利直而爲曲培莠而擥禾崇奸而益  
疾耽酒嗜音藪利厚飾皆喪心也心喪則魂魄去  
之強曰非鬼其將能乎死矣而用物弘魂魄強則  
爲厲精爽完固厥有五通以混太空斯鬼而神者  
也須臾鬼逝客亦就寢夢有朝衣朝冠夾道前  
昇輿而行見庭柏斯拔廟棟咸傾歎曰高岸爲谷  
深谷爲陵騰生于稼藍出于青孰是孔方而蠹  
經覺而曙之東郭以語華平子曰吾以神言

茲庠其日昌乎庭栢美材拔者拔其尤也廟棟  
圯鼎新伊始陵谷迤易學無常師孔道方行經  
章徹孰克蠹之茲庠其庶乎華平子曰鬼神之言  
或先迂而後叶或緘祕而莫窺或媒晦而兆意或  
紆曲而旁暢斯言其有幾也廟學弘造舊矣而今  
圯庭栢植自肇基之日而今拔百年師弟之極  
于斯也陵谷迤遷高下淆矣言典則倒置不可長  
也騰生于稼而實賊稼青出于藍而遠反之曰我  
青于藍也斯孔經之蠹也而惟是孔方職爲亂階

忍言乎忍言乎不羈子曰旨哉吾始聞教有憐于  
寇而人有魅于鬼者今又聞孔方之賊孔經也

### 說泖

里間有二子以避寇者多枕溺涇河淫隈間乃相  
爲謀曰能泖則生可得也遂學泖于河未幾技成  
皆溺死東郭子歎曰其學泖也以溺也其溺也以  
泖也二子其學溺乎弟子問之曰濫淵之没人與  
齋俱入與泊借出其於形也亦疏矣而終老於泖  
泉二子學技以益生其於形也亦至矣而卒以溺



夫子其必有以振我也東郭子曰壽陵餘子之  
其故步非行之不可能也北馳其駕以覓孟門徒  
自力也汨溺相待乎前而人以日徂可不夫哀乎  
夫人之生有宰之者矣有制之者矣莫得其朕也  
其於物也與之委蛇物惡得而害之語曰從水赴  
道而不爲私則進於技矣故視淵若隨視陸若陸  
奚其患曾使尊知而火馳也離朱持故而任察也  
喫詬知詐以漸毒也工倕鑿竅以侵德也衆人肆  
闕於貪欲而莫之反也沈湎湮沒其誰拯之弟子  
獻疑曰然則二子非學溺也中道而天其性殆乘  
之以躁耶曰非也東海有黃公者佩赤金刀善御  
虎虎過東海醉往制之遂爲飢虎所食使其不伐  
刃以陵虎虎惡得而傷公是得不死之藥而狎鎔  
干也弟子曰得之矣吾當守拙以凝道不敢以憑  
巧殉物而傷生也

修建羅星疏

蓋聞王舍闡化金刹肇開切利修供善果旋應小  
地者以嘗水占勝護法者爰舍梵證心量徒

路之緘勝寔以壯設險之形勢維茲嘉善風  
區中界伍塘式開地脉奈衝波直射既訝朱鳥之  
穿胸激矢奔騰又憾玄龜之陡瀉匪人無傑實地  
靡靈司寇劉公在昔達觀之初聿建築墩之舉水  
法乃善賢哲輩生遺愛在民懿名斯永滄寧公載  
葺於頃歲肆科英繼盛於今茲第功甫起而未要  
其成故舉其一而尚遺其二幸我使君慧日經天  
慈雲覆地兼愷悌神明之政騰召父杜母之聲軫  
逝水之一望無涯懼四境之八風未聚祇適劉公

故武宏開大土旃檀曉此北壩復圖覆篲併仍塘  
名之舊特崇伍相之祠白叟黃童方擬庚桑之祝  
而景山扶日適符蔽芾之私永護芳洲始將血懼  
大德不孤藉芳猷而再振至仁無象見寶相以重  
新淨土中特立乾坤天發其祕火宅外鼎新日月  
地顯其藏法鴈雙騫於浮玉南高北固相輝天龍  
合部於聯珠東岫西巒競秀翠竹黃花色相總鹿  
棠陰寶函金笥招提永鍾鬱茂會見三台聳剎維  
德孝文武之祥從教百里週瀾萃民社神人

烟雲出沒依依孔邇之懷水月微茫耿耿慈惠之  
相震日中添一當生活佛離躔上現兩南極壽星  
晨鐘暮香舍福澤如阿耨海口碑頂記頌功德似  
須彌山展矣闔邑之偉觀奚羨叢林之勝事盡十  
方大衆發無上菩提指困傾囊劈頭將去寶珠璣  
珞信手拈來父事子趨何俟沿門持鉢法財神運  
俄看布地黃金檀那力大彈指頃六鰲駕出神山  
苾芻志誠剎那間一鷲飛來貝闕鞏金湯於法界  
四恩與三岳而長存瞻怙恃于莊嚴佛智偕宰官  
而永顯他日披風抹月霜鐘應而兩岸聞有時佩  
玉鳴鑿棹歌舉而千人和立見聚沙之報休云有  
漏之恩隨心喜捨盡嘉善二十區悉無貪無吝無  
癡迷福果員成從萬曆念七年傳一世二世千百  
世

分黃道淮議

夫孝武固雄才之主也而又丁漢中平之運竭宗  
內以制河詎不能埒美禹功哉乃瓠子之決至長  
歌歎戲沈璧馬以徼靈于河且窮數十年之



乃塞之且築宮以侈其盛河之難治如此其有  
日則資其利而又畏其害利不可棄則害不可獨  
也其難且什伯于漢矣河自汴而合淮故決在汴  
汴幸無決而東危汶泗北危清濟間又決而危豐  
沛矣卽幸旦夕無恙而又虞其絕北而厄吾漕幸  
漕利矣而合淮會泗激而橫溢淮鳳泗以侵祖陵  
縱之則陵危決之則運道危愈積愈高則徐邳也  
生民危顧不甚難哉河之勢合則大分則小而泗  
之道寬則緩隘則急或塞之以來其流或濬之以

分其勢古今治河之策大都若此矣故謹偵視繕  
隄障以待淫潦之水修洪閘時蓄洩以濟淺澁之  
患開支河以多其委刷海套以沛其流築遙隄以  
遏其衝勤掃捲以盪其淤當事諸臣日議之而日  
修之自開新河及今迄二十年稱利矣邇者鳳泗  
之間洪水返淮以虞祖陵皇上赫然震怒罪諸當  
事之臣而議分黃道淮以安陵寢此格天純孝爲  
根本慮至深遠也建議之初有欲亟開高堰者而  
議者謂高堰地卑淮水所豬一拆則淮水日

河乘之濁流西入淮且益病蓋黃強淮弱勢難  
陵運道祖陵並受其害矣夫淮流壅遏本于清口  
河身之墊高黃河倒灌淤河日積至成關限而府  
泗之水遂侵祖陵淮流正道原在清口與黃交會  
故開黃家壩以分黃關清口河以縱淮而高寶諸  
河又淮泗旁洩之路故開周橋武墩以洩之而安  
鳳泗而湖身平淺容納不廣則又開涇河諸處以  
洩河而入海又關金灣芒稻以引河而入江而又  
開淮口之沙以通全淮其歸仁石隄鬱爲陵寢屏  
捍歲加修築以防河之入泗則河勢益遠而祖陵  
可長無事矣今分黃導淮業已底績而淮派旣分  
傾瀉旣極黃堦決口旣深且迅河勢益復南徙徐  
呂之洪淺溢爲梗河壅成灘扒撈罔績則雖稍聚  
乾沙另開小渠以濟新運亦一時權宜之術無補  
經常之策者况黃水汎濫勢且奔潰而四出則雖  
宿之間民且魚乎以今計之小浮橋汴河之故道  
黃水之所經也自黃堦旁決徐呂淺溢則濬小浮  
橋以濟運道者宜亟講也小河口雖河之故道

泗水之所經也頃因淤塞東潰白洋黃流  
而蕭碭之間歲罹涸洞矣則疏小口以通壩塞者  
宜速圖也沂河口乃沂武二水入河之道也河水  
淤隄梗而邳宿剡城滙爲巨浸矣黃壩旣分則引  
沂武以濟河流之淺者宜速舉也蓋護陵濟運並  
爲急務而分黃導淮當審幾宜事誠得已則不必  
殫財力于波濤之區勢誠當舉又不可弛經畫于  
先事之防睿謨獨斷廟議僉協奏平成之功追神  
禹之績行旦暮遇之耳

放生河約說

支子自丁丑後二尊見棄痛念五斗粟不獲進一  
匕箸怨艾如不欲生而子姓僕御每遇賤降輒治  
肴核進履韞殊益劬勞之感乃假釋氏放生例歲  
市生魚數十尾舍之以資冥福爰就不腆丞嘗之  
業瀕涯諸所爲放生河凡網罟畋漁鷓鴣諸械絕  
不得入因爲約以諭諸衆曰太古醇朴人與物交  
心無矜傷中古火食殺機斯發洪水懷襄奏庶幾  
食魚始亂矣而人以昏墊葬魚腹者屢亦相



近世機械日多網罟日促魚鰓鮓莫必其命  
年饑歲暴骨溝壑者蕩舟傾帆漂汨波濤者煮  
陰讐之其自相魚肉殆孟軻氏所謂一聞耳且  
豚犬馬人苟欲生之飼哺燂搔甚于養人一旦殺  
而食之謂若應耳方其畜也不知其將殺已也及  
其殺也能不怨其網已也況魚潛于淵非有秦羞  
之素而百計取之欺其不知乘其不意窮之于無  
所往迫之以所必至自謂巧詐彌天而物類可盡  
獨不觀魚之在淵逐隊隨波游泳自如真性甚適  
一入人手跳梁躍網勢甚皇遽及扼吭絕脰剝腸  
剖腹血流漂刃慘目惕心至有身入鼎鑊鱗糜沸  
湯而跳躍未已者顧饑口垂涎忍心熾火煎炙鬻  
醢恣行酷虐人貪一匕之味而魚受無量之苦其  
不傷天地之性哉冤報相尋輪迴反掌徒啖口腹  
永墮惡趣有人心者可不慎之

本家西河名綠漾南至鄒沂北至秋涇匯南半業  
傳自父北半乃價買王氏者歲輸稅于華亭縣  
漚業主不得侵越

至洪涇橫亘至水堰浜舊皆屬我內水堰浜東  
丈許陸氏意欲有之但鷓鴣潛行水底似難辨  
必不可容其諸網罟聽沿北涯半邊釣取仍不得  
絕流而漁多傷物命

黃狗涇一路兩涯田上屬我者十之七但顧門吾  
母族也其忍較此尺寸倘諸弟姪能揖心廣慶尤  
所深願吾家諸僕不得有言

南自閣觀音橋迤北至菴後盡漾併張家浜諸水  
田俱屬我不許侵越

東養民涇南自翰林公塋側北至王巷港口田屬  
我者十之六水利久已歸我比因六房二姪有塘  
灣數丈不便分割故割東以易西耳今稍聞塘灣  
時有侵軼恐須竟從初議如何如何

施家港東遶斜塘周遭三里許向令鑿僕管理放  
生近有強梗時復竊取須立石碑以垂永永

寧國公新塋前橫亘里許近日大房諸姪歲亦取  
魚第此河窄水淺魚所不聚不若已之凡漁戶最  
善盜魚十必取五其所畀者仍索朱額是

入也所損者十而所利者二倘有果報生者  
哲士當有決擇

右所約者特爲魚乞命耳非若世俗斤斤爭水利者若撈泥糞田農家本務悉聽租戶自便

既約之後有不惜生命不信良言侵疆詐盜者使無終歿于家皇天后土四鄉地主正之

### 奇政紀聞

屠長卿記開化令疵政謂希闊罕聞以余所親視屠子語奚帝天淵爰爲紀之不書名者不足

### 名也

癸未夏大旱縣循例禱雨禁屠乃命典史鮑某徧索城內外所畜雞鶩羊彘悉沒入官曰此有屠具與犯屠同一二日所入者不下三千盡輸內邸舍而苦無食乃料糴里僧道于齋所而罪其不至者每名罰豆餅糠覈若干初黜不至者十之七故所罰多足充食既聞縣有苛罰則奔而至者十九矣懼應罰者少不能給乃重不至者罪而酷斂之猶不給乃多括梁米以飼之牲益肥臍則售諸



而昂其值每筋必索白金二分先是令市肉每斤  
銀七釐曰吾鄉價固止此至是則曰豕食梁米味  
固美且官飼豕以啗民豈常價比耶諺云禁屠官  
賣肉荒年猪食粟以禱雨得贖鍰以禁屠而波及  
養牲市肉則賤從其鄉例售則以官價贖鍰入豆  
餅梁米而襍以糠覈奇哉令將嫁女于朝貴奩具  
悉風諸富室餽之顧木度須美材一日本工承命  
忽持鐮斧突入先師廟庭伐其栢數十章集民夫  
盡舁入樸斫器其蓋建縣初栢物也昔郡中靜安  
寺有陳朝楹二章朱勛以綱運議伐之震雷忽轟  
裂其一事遂寢豈尼父之靈不若釋伽耶蓋其繩  
諸生甚峻蓬楚縲索無異下戶而博士則慨于賄  
謁咸有市心竟無敢置喙者奇哉令資性極暴戾  
故蒞事務爲苛斂凡訟牒不問曲直兩造及諸證  
佐悉麗于罰或三兩六錢或一兩三錢無一人得  
免者比有某甲詞云原負若干兩陸續已償若干  
兩迨具獄陸續應罰贖鍰三兩有奇某甲訴云贖  
贖非人也令怒曰陸姓安得非人汝給者耶

勸果不也乃判曰官無毀筆勒二氏典贖也  
一銅臭子盡力以奉令令德之亦盡力以報令  
夜行經其廬扉尚未闔詫曰某生家何不閉門不  
虞盜乎命從者爲之扃旣又以科場關節給其貲  
二千金金入而科竟不徵某甲憂恙病便羊矢以  
死知縣作門公監生便羊矢奇矣且狼貪鷙悍不  
可方物徵稅勒耗甚重獨任無賴惡少年主之惡  
少務培克以適其欲有里長周清據定控告臬臺  
令不勝忿重筮三十死旣聞周氏子且復告密遺

猾胥某誘之歸面與議和贈斂殯資甚具盟于星  
月之下詞甚卑後知其孤無侶驟執搗殺之官民  
議和奇和而猝殺更奇縣有大盜十二人行劫殺  
人旣執拘以歸于官矣其渠魁逸出厚聚金寶一  
囊白金二百錠因猾胥入之輒縱之去以無罪報  
會按君先廉知之勒限解鞫乃命役人充數代對  
按君鞫悉得其僞妄狀大怒曰吾必劾之旣而有  
史局官以艱歸者乃令姻戚而按君故同年同館  
人也令厚餽勾薦卒得薦夫納賂縱大盜青

八代囚入對奇議劾而以夤緣得薦又奇在東宮  
生某甚無賴而工漢篆一日令以刺邀往曰公善  
篆私印敢丐數枚某陰念令貪鄙遂用金銀造印  
十四方命其愛僕携之夤夜以進令復移情于僕  
私之于書齋出而長揖以謝曰生平快事死不  
忘一邑迺傳爲笑資吁亦奇矣西塘市有葉買者  
以收責質券累鉅萬賈死二子爭財大鬩令聞之  
密遣所私吏役齋膝緘錮其門聲言諸家貲無問  
黃白綺繡米穀盡沒官二子惶懼請各輸白金三  
千見錙不足乃悉市諸貨及田宅以益之事僅得  
免而其家若掃矣蓋此令貪戾昏鄙淫酗諸無賴  
惡少年以交通進者曾穉可憐以色倖者狡偷善  
探伺以入京營謀倖者皆得上下其手以罔利在  
民故葉氏入官者僅六千金而諸奸宄所魚肉不  
啻倍之而事出不虞長幼惶惑市井但儉一時擗  
攘雖陶朱猗頓之家其與存者能幾何哉斯言愈  
狀亦甚奇矣

逸史曰昔唐侯處以萬緡市雞卵計口分



悉斂雞而售之復以萬緡就國市筍四且不  
俟竹成斂之以市吾郡守有羅珰者市新絲破筍  
散諸下戶俾輸網巾銅鍼如所散之數而鄭銅  
擒諸邑間右幽諸獄計家貲之半勒其金必如約  
乃釋吾邑有陸姓者以富聞輒擒入械繫困辱之  
定其值五百金其二子皆太學生具其數以入鄭  
曰孝子視天下猶草芥而憂不得其親伯子納金  
如數固善奈仲子獨忍其父乎仲不得已亦具五  
百金乃欣然延入邸舍茶款目逆而送之視凡實  
有加以方茲令巨細幽顯悉摶載以歸者庶幾集  
諸墨吏之大成乎彼聞化令者椎魯瑣屑不久以  
墨敗安得奇

支華平先生集卷二十三

樵李 支大綸心易父 著

襍著

詈錢文

華平支先生曉起憑欄濯纓清沼俄見遺錢周勃  
肉好文曰開通字曰元寶水蝕沙饕色澤晶晶  
生曰太空無滓我心則夷曾是阿堵而乃來斯  
選錢形漸隱化而爲人伸臆鼓唇長揖而呻曰  
未清免君也先生在弗察過而辱之敢以

我親其親實善軒貨惟孫虞品有豈夏匪  
微歷山湯雁赤地莊山是劉姬關泉府宋易純  
文德一甲淮南青蟬夢之者侈青衣之號聚之者  
擅王老之譚我爲世用與天地參先生弗察而漫  
爾譖譖支先生曰汝侈其貴我嗟其穢汝炫其煇  
我畏其黷瓦擲寧欲囊空少陵和嶠昵汝而成痼  
癖蕭宏耽汝而獲愚名曾是阿堵而溷先生上清  
元君曰先生之言亦已太甚慕母等我於乾坤魯  
褒讚我爲通神在昔上古代爲世珍中古多營我

遂役人司馬弗綱兄兮我親逮茲叔季爲父爲君  
三槐九棘儼若神明繫我寓情於醑醢倏然目眩  
而心傾高牙大燾氣燄熏天我托苞苴以將事並  
使其願指而周旋試闢扇鏹崇深巖薛鳥飛不下  
鼠嚙無穴我爲關節高科晨揭銓司體裁錚錚烈  
烈政典昭回孤稜截鐵暮夜一投美臚如掇爰書  
顯附三尺象懸我能利真錮而繞指何方柶之不  
員白簡卓囊筆底風霜揚眉吐氣如虎如狼匪徒  
制之孰盡其鋒兩富齊聲割衿世講丹



下區暴致手斤仰拔者周知

列頸締交椎牛飲血情隔富貧覲面胡越累世  
爭賢首之讐稍沾濡沫義洽分投襖襜暑雨勝  
祈寒晨興夜寐僅給饗餐堅銳淵卷奮勇無前  
固輕生俘馘是先倚門之豔強笑追歡盡隳帷  
以冀錦纏青襟啞啞口吟日披飢吻替替觀潤  
脂揮塵清談坐析名理杖頭一陌衷言响响持  
通衢顧父呼天殘齒餘潘謂生可拍腰懸銀  
握銅符焦喉灼舌敲朴追呼鐵面冷顏我軒朱  
袖出携囊笑容可掬上戾貴士放諸四裔惟我  
昂惟我軒輕先生執獨行之小廉輕擅國之大  
泥豎儒之陳言昧涉世之真詮何見之偏何量  
懷支先生曰汝謂通神我謂戎首舉世混濁誰  
其咎風靡景從莫可誨諭吾將手箋衆醜告諸  
帝俾麗水不波黃湏永闕委赤及于劫塵殫飛  
于翡翠大返飢食飽棄之淳風永無藉于若輩  
見貪夫袖手守虜消魂達人曠視介士還真

卷之八 雜著 猶薰亦安能于帝者之

蘇氏補新民並清荒君乃拍掌歎美而後已

哉先生之迂也上帝有命畀以國柄六宗放靈  
川助順先生建議及我卽有舌如蘇張慙如漢  
且重趺而不前膠口而莫騁也先生且休矣我  
先生良用爲惡踣踣涼涼其何能淑蠹魚是侶鳥  
跡是復手之所握三寸枯竹口之所咀千古糟  
以若所爲而企我之轂始沉淵而索鹿也去我  
遠奚我之讎先生蹶然曰人有真宰士敦雅諒  
聚耶匪予之欣汝散耶奚繇而懷如汝所陳皇  
而求利者奚啻夸父之逐日剖腹而珍藏俄  
盜發篋擔囊或禮惡子飲博淫荒或水溺而火  
或飢法而飛殃紛五家以共耗亶多藏而厚  
貪取者有掠剩之使踰分者遇剪幅之吏此泥  
所爲歎息乎執鞭而炯戒于欵器我性甚拙我  
甚劣不滿而撲左挹右泄分定故也我心自  
昔少年尚不汝須今雖盪鏐鉞銑麟趾裹蹄  
齊高郁塢均精先生老矣無所用之上清元  
蘇氏補新民並清荒君乃拍掌歎美而後已

身以爲我甚急今者郡邑有文鵠正集  
齋壁賞于黃壤失我者夷魂化爲跼魄厥有殺  
生前恣決賴我居間名揚簡帙亦有愿士好修  
飭我不彼與沈淪下隰南媛秉貞苦槩清冰匪  
爲介飲恨九京惟彼河間坵問傾城屬有瓜葛  
望雲仍要以死後貞烈擅聲十郎妬癡糟糠屢  
一朝身貴棄之若遺新聯佳儷鼓瑟齊眉險側  
茲邑里所嚙板素契我義夫首垂陵凹谷凸真  
質易錯杳紛拏孰知紀律昔詭生人今塗灰揮  
鬻冠裳今質枯骨昔亂朝常今迷草澤力竟徹牙  
重泉勢直傾于冥極我神一至于斯而先生敢乘  
擯斥支先生曰詩云我躬不閱皇恤我後今吾之  
生也尚以形骸爲委寓芬麗爲桔槔甘貧賤以  
飴撫煙霞而嘔噓矧伊身後又焉知天地之盈虛  
陰陽之消息誰毀誰興何伸何屈上清元君緯  
太息逡巡辟易俛而沉思爽然自失口有是哉  
生之迂也而終不我易



李平交先生棲遲玄圃葆真抱一放言長嘯  
永日越維白藏長空一碧瓶酒既罄落英空把  
紅雲而遐睇挾仙真以爲徒吸沆瀣以滌煩疇  
懽而浩歌懷茹芝之遺叟吊採薇之餓夫歎河清  
之難俟知用薄而才疎俄有一叟玄冠章甫執簞  
而進曰余太清內史也上帝有命鑒在下方綜曩  
臧否以彙災祥少選一吏編衣黃裳自稱上清元  
君告于內史曰曩謁先生先生弗察過而辱之我  
心怵怵迺茲以耳目所逮爲先生質將無徵乎未

理以貞勝物無定情事緣人異聖有獨醒清者以  
貧而見擯穢者以賄而獲名恣窮奇之腹逞鸞鶴  
之聲較豐約于筆削塗視聽于淄澠惟賈斯賢歷  
利弗成金之妙用誰謂無靈內史搔手而噦曰何  
哉是烏足爲先生訾哉且而將彼之鼓乎抑激而  
恚乎鷲音似鳳人弗之瑞蜣丸類珠人唾其穢豈  
典卒麗于驩譽尼父奚損于跖毀自昔有言蓋有  
其類貪夫曲筆覆用爲甚且上世之金出爲世  
本尚厚于饒侯之手猥藉舞文之賄若夫

流風寢漸瑣瑣曷論惟彼冠裳辱我尤甚楚楚者

矜銳首銛錐隱現公署額瞬耳覩仰鼻伺息矯眉

窺眉依桃李以借顏色執鉛槧以溷苞苴或納交

于陳牒或固寵于勒碑得塊則爭鬪馨則馳津津

赤臭逐逐纖微洎鬻科于關節而濫竿甲第倚資

于勢閥而竊庇高飛詭遇旣獲牙距鴟張宣雄威

于豸斧侈譎誕于鯨洋輸欵權門而心披醜醜

勤闢寺而志沒筐箱百鎰媚竈而倖追指摘卡

纏腰而潛遁窮鄉揀大錢以規劉藐四知以噬

股贖緩于肺石括勝羨于輸將脂流柔遠之節血

沁素絲之囊白骨霜凝于草澤冤魂霧滄于堂

惟珍奇之可居奚民口之可防黃白共星斗燦

玄纁與日月輝煌迨嚴譴中降鍛羽歸東撰妖

怪以芘愚蒙鼻冷隕涕齒豁簸風霜髯設墨悉

飄蓬僕躬便跪低項常拱奔躬四出逐影連風

膺鼓舌駕虛搏空憑陵版籍以捐公賦關傑

中攬訟牘擬撓曲直誣寃

身于素封或繆聲于禪衲或托重于王公或寓  
于冊帙或攘臂于修營或危言以駭聽或異詞以  
取容豈懷盈于止足常抱憾于屢空吾雖入其彀  
亦醜其凶星流電掃未卜所終內史乃太曝因  
嗚哉若之失職也彼聚若曹悖入既夥矣若猶  
率而充其腋也豈性相暱耶且固術也上清元  
曰彼謀聚我厥術孔僂巧發奇中遇我殊艱未  
目哆口顏厚于甲耳若充而唾罵不聞心若

呵哇盡決命曰鮮耻玄鏡其胸黃獾其齒不顧  
感皇恤朋侶盡指恩故室家遺履命曰不仁外  
教于土苴擯節操于埃埽欺君賣友情涼詎絕  
曰不義足恭曲謹踉蹌跌宕手探爪攫罔知辭  
命曰無禮滑稽突梯橫行倒施但得則是焉知  
非命曰不智面唯背攜口順心違由盟布諾鳥  
者遺命曰不信身穿徑竇計緩于振私樓白攘  
冒虔劉命曰無忌憚若乃重緘多筭濬發巧

言泉涌齋齋無遠而不



鏡穎而應之或將取而故與或取彼而拒茲或  
爲人謀而陰擅其貨或厚有所冀而溥示以辭或  
揣其所甚欲而投其肯綮或要其所急而故遲其  
期或竭智殫力令人我睚如鳥纓爵或標高揭  
令人我求如魚銜鉤傾忱忠告令人可復質  
妻令人弗疑訣生矢死令人可恃訴危陳寃令人  
我憐或言拙而寓巧或襲故而彌新追往則逝者  
如存徵來則虛影可捫養交于數載之前而取  
于一瞬捐睨于眉睫之近而駕言于千里強試其  
賤以徵惠于貴佞結于富而抑其所忌如狼之視  
如蝮之螫如狐之媚如虎之噬如蠱之痕入腹而  
化如蛆之伏穴人腸疾如蠶之毒蝕人骨髓如  
之幻食復傳變如蠶之針目不及瞬如鷹之距  
爪而颺如狸之忌遘耦則慎如輪扁運斤而斲  
公孫趨節而投袂取之如撥發罔不利秘被深  
鬼神莫知而吾安所私哉內史曰嘻具顧勞  
之烈人大理弗存乃默乃含機深藏

然人而以為利上清元君曰先生  
日宣去金之言矯歷落之踪抗叵測之矯義  
于敵報奮雄辨以無前母乃非人情乎內史曰  
視先生匪抗匪矯淵深綆縮左牽右撓與子錯  
若有謬巧豈子之狡耶將數之勢上清元君曰  
于先生匪獨數奇臭味神情亦復乖違予質甚  
人以爲命先生強項冷顏弗求弗競來若塵凝  
若水瑩是吾貴而先生賤之也吾體甚重人所  
嗇萬有一拍痛于鑿骨既捐復戀殊死可易先生  
慷慨激烈輕投妄擲搜匭則一文靡餘仗義則萬  
鍾弗惜是吾重而先生輕之也吾質好完數符大  
衍暨諸百需如鋌如鋌吾見先生入手卽殘僅  
一星釐礫毫鏡倘饒一斤銖越錙燕是吾完而  
生碎之也吾性好靜邃容局鏞先生旋入旋出  
不得息所入者一而出者倍溢或未入其一而  
出者十是吾靜而先生擾之也吾性好偶多藏  
壞先生之家敞篋無蓋竹素鄰鄰蠹魚蒙塵  
長期可無一命提落洽而先生折之也

亦復何賴吾儕相戒弗入其界况矣例豈  
不自外乎內史曰先生弗狎于子子亦弗狎于  
生乃彼其之子獨決性命身鬼魅而求若也何  
也哉上清元君曰吾用甚鉅吾用甚美得我者  
壞廬田跨都連邑危薨峻宇繡楹雕砌姱容曼  
裒豔颺菁麗服翡衿珠幃瓊袵薌糝秬醴靈  
羹炮羔豚猩騰飛孺鱗夜光照乘璇旒瑤璣  
侍徭宦寺司閤趨趨捷林植雲屯以燕翼于  
裕後昆或獻試闈以擢科名或締新貴以買  
或媚政府以獵要津或援貴例以列纓簪或  
平以亂重輕歲封世殖恣醉雲仍多益善久  
益訥內史曰惡諛哉言乎瑤臺茆茨總之容  
婦嬌娃總之空室袞蔽鶉結總之蔽形珍饌  
總之養生暴富而侈汰貧窶而飢寒修短歸  
續推遷有珠襦瑄匣而厭螻蟻有衣薪中野  
鳥鳶逝者有知亦何憚而何怕惟此方寸炯  
虛方寸既撥名安所尸五侯駛滅七貴宗夷  
齊董卓然臍理洞沈而好還惡無積而



龍覆擬百世之規播彌天之氣後忘率世之  
騁僥慧以蓋人忽蒼旻之降詵吾嗤彼之拙于  
謀頃聞先生擬奏上帝亟返淳樸放犀象投珠璣  
抵璧于山散金于谷翡翠不裂瑇瑁不蔭追三皇  
之遐躅狹姬妣之趨起上帝賜僉蠲彼臏黷爾能  
爲世酷乎上清元君曰皇穹鑄物曰富與貴以富  
易貴其軸弗戾皇王在御曰利與名以利易名其  
估斯平先生俛俛斗室之中惻惻單瓢之春而矣  
議去金殆未諳經濟之用也夫宮府服御禮樂悉  
迤官師賚贍征伐胥儲以建城闕以固邊陲匪塗  
弗聚匪金曷資內史曰天之五星金無餘曜產金  
之山草木不生天地且不能多金而矧伊人先  
之議惠可底行匡時救敝犖然有經官有常秩  
給以田食租衣租弗擾元元軍儲宮府咸輸布粟  
營棚棟宇隨山刊木工備餼廩旣富方穀以力程  
食奚虞不足夫金之質堅而固故可久貯簡而貴  
故便遠携布粟材木連山積庾安能越萬里而  
羨且百世而不毀也懲貪之道計無出此

者自行先生之遺民日貧國日置而合且

丑材並用于母相權繩繩灌輸民用始金五金  
捐通易何因外拆中乾利源必堙而謂金可携而  
藏也布帛不可連車而穀粟不可方舟乎萬斛之  
艦滇蜀可跋脰脰蔽川海外如寄白碎之紙鏤  
之硯黑貂紫參利兵堅鈇不脛而至動以千萬  
載歸來纍纍若弗奚虞于跋跣奚畏于漫漶且  
貪而去金將滅婦以禁淫乎內史曰允若所言  
終不可捐而貪終不可悛乎吾聞西方聖人其教

不盜戒律精嚴貪風可掃上清元君曰南瞻勝心  
金身晦現藉梵刹以漁財耀幡幢以獵羨譚空而  
臺散雨花弘願而坐糜千擔孰識勝果福田奚畏  
函刀樹劍殆勦勦之衣鉢豈瞿曇之邊見內史曰  
然則猶龍翁乎認以清淨悟以玄同恬虛守中弗  
染貪風上清元君曰乘緹舞霍托李駟康取與  
白鬱為深機鎖銀鐺而募三二元者竟歸烏有毀  
龍而塞珍珠者各便已私方且僞誣旌揚之教而

者自行先生之遺民日貧國日置而合且

范訓廉如以是懲貪始其庶而此清冠君曰違  
帝軼王頰霸踏回憲云徂求賜接跡風蕩瀾狂者  
可致詰竊吹沫泗者談千駟而垂涎濫觴鄒嶧者  
關兼金而動色董易書則焚公據以啓倖問參邊  
陲則培征戍以爲庭實藉口課業而交關木天揚  
稱理學而侵帑郡邑方且傳六藝以文奸護簞屨  
以眩實伊洛攢眉關閩屏息皇達奉塞于羨奉頌  
果坐萎于蠹賊內史乃按簡行衡厲聲而叱曰五  
教盡斃元慙其棘昭代有憲抽腸囊革洗刷之刑  
貪夫辟易以是又之疇敢不迺上清元君曰貪流  
之術旣深且黠竄之有據按之無迹利析秋毫而  
證以皎日瘴徹重泉而謬如金石俾身嬰其毒者  
口弗能宣目睹其奸者手莫敢扶而彼方脉脉然  
自以爲得且弭盜之法潛于秋荼劔血未磨盜者  
如麻矧彼體被五章之服手挾不刃之刀據通肩  
而嘯聚喧白晝以包休有事者拭淚以獻粟而  
刑以刑言之譽無事者抵牾以及米而



之條傳皇祖遺志亦必誤中其家庶幾  
誦禮內史曰彼奸遂至斯乎余奉命罰惡其敢  
佚汝第速去母久于彼室以自焚溺上清元君曰  
天運如環數窮則復罰惡有貫貫盈則侈彼惡者  
斯不我能蓄秀邑狂且擅叨志乘黷貨塗人天勳  
厥命妻睽妾斃嗣絕家罄彼蚩蚩者天且旋定而  
謂皇皇上帝可以術勝乎內史頊然曰以若所陳  
較若畫一奈茲最土時有爽忒恚惟盜跖亦越獲  
兇貪淫險詐鷙悍寡儔賞饒名茂益鷙且適尚積  
斧鉞亂我皇猷養奸誨貪惟爾之尤上清元君曰  
吾曷故哉元數昆侖奇偶糾紛惟帝降衷淑淑溘  
溘福善禍淫與數屈伸億惡之篤或厚其毒隲  
以翼或益其疾彌強啓詰或奪其鑑投戈助逆或  
褻其魄彼稔惡既久而光景綿延乃肆誕終身而  
更益以精良由值數偶羸惡貫僅盈故衍其年以  
畢其數畀之貲以盈其生日吾所睹握筭之骨  
首飄絲培克至死迄無孑遺儉夫猥子衣輕策屨  
不標慈雅而修葬盜跖匪壽雖兇匪壽

天無道無爲而禍福惟人彼臥積薪而未然從其  
膏以爲真忽火熟而巢傾謂天地之不仁借以膏  
予先生先生不答歌曰白雲霏霏木葉稀朝旭未  
升露沾衣三皇世邈吾安與歸遂抗手而別

劇質肆文

丁酉夏作時邑  
中正試儒童

江以南奸富以坐賈設肆質諸物而入其息支  
生曰此不容於堯舜之世者頃遊江之右通都大  
闢百貨走集而質肆屏跡孰是江左而啓斯齋

以脫民膏也叟曰貧富惡乎齊藉質以時緩急而  
濟其乏匱無亦可乎支先生曰若叟所云是徂尺  
寸之利而未睹埏垓之害也質氏之法估用乘  
限以歲計利以月程程足則沒而售之累月則乘  
浮于母諸凡耗弊姑置弗論吾引經而斷之其弊  
五曰誨盜曰誨淫曰導奢曰擅國曰罔民而援律  
以讞之厥罪惟六曰違禁曰窩贓曰匿稅曰詐欺  
曰侵糧曰引誘夫大盜禦人下而奪其貨非盡自  
也黃金珠璣黼黻玄黃固錯漆而

非齊民所恒有而備極矣  
用私家故其勢不得售售則邏者且物色而陰  
之惟舉而投諸質氏若以石投海矣質氏亦心知其盜也而以詭稱之百不酬一貨既入肆滅其籍盜焚其券茫無可跡而奇錦珍瑤不煩諾價而得矣窩藏之家未其有若質氏之神者質者貪厚利而窩益固盜者恃三窟而益勸不休捕者儻而無影亡者俵俵而靡所指故質者盜者競相謀以釀大愆也江右以彭蠡爲大盜淵藪而尤淵于質家臺使者懸厲禁以劫誌之盜始戢稽事登穀價方賤質者罔之復折以賤價之半入以式之量罷民玩法而嗜財則盡畝所入而投諸質家質充于困農物于囊而業主徵租則租絀里更徵賦則賦絀督責煩而逋負積是擅國以自封而侵其賦也而誇言罔民謂居積爲奇貨于是有糶糶以互市者有稱貸以厚積者久之而價擲也則彼且挾其踊以要我而利日昂久之而價驟也則登乘其賤以困我而折益多折之而不



其本而莫之省憂矣若價值稍昂則其  
贏量沒其餘金色有參差衡準有低昂計羅縠  
僅足以當原質之息卒至徒手勞攘不沾騰漲而  
質者坐收其全利耳凡物受質信口雌黃以五毫  
質者十得其五文綺十質其三什器十質其十而  
其衡綦輕其色綦襍及其復也則責其純而重其  
衡日夜所息不旋踵而母不酬子卽有復者其  
幾何而潛剝其豔竊剪其零奇珍異珎陰易以  
耗盡百端紛莫可理是詐欺其私而果于違禁  
若敗家之子重挾輕投惟恐不授而質氏意其可  
罔率意輕估十不得一白金入手其情益縱淫  
飲博惟其所逞蓋晨入而夕罄矣倘無是肆卽  
雖甚不肖而重器豐貲粹難卽售市屢貿遷商  
未寧或格于勢或悛于悔未必不返故府也故  
投輒盡引誘良家之子而勸之淫者質也若任  
尚氣磊落好施亦多苦于不豐間以入質豪興  
劇角旖招搖窮水陸而炫華鮮矣無質則無  
資而資可無縱矣故博者而泣盡者質也

將弗及機穀弗及春而安能俟百貨之平價乎  
質曷濟匪質曷輸支先生曰錢穀力征國有定限  
矣惟司牧者用一緩二而以時紕伸通融于十  
月之間而各盡其耕穫經營紡織雞豚之力一月  
所入必可輸一月之供宐無不給卽比年鄰邑有  
以月計者民不擾而賦畢完此其班班共睹者也  
必藉質以輸賦則江右獨無賦乎胡不質而迄  
逋也若無藝而暴征非時而併擾纂嚴于累歲之  
積逋而致期于一日卽民且質田宅質妻子脫烈  
饑而走胡粵耳奚質肆之足輸故質者乘人之急  
而罔其貲誇張其富以恐貧民刮刀錐之末而剝  
民之脂佯示人以輕利而積漸以至無筭不追不  
索以愚誘人俾忘其質而渝其期以沒其貲白金  
便於流通卽良民不免妄用及其規復雖甚克家  
者多徂于便苦于難而易以遷延遷延未幾而歲  
限告足矣況逐末之罰關市是權而質不入稅  
重尤夥質者具是罪叢是弊以肥其家

不于其身必于其子孫叟曰先生知天道未始入  
事今茲令尹試士質家之最者哀然居首而然  
如列眉以錦綺入者錦綺其標題以金珮入者  
實其品目迨其入校亦未有能先之者然則子孫  
之罰或者有佚乎支先生曰是天道也質者以  
義倍入而倍出於墨吏之橐捐利以市名括刃  
而實簞簞造物者且拍掌而笑矣乃借皇家之  
而陰餌利以遺子孫其能終爲子孫利乎叟曰  
子之言不獨驗人事亦可以信天道

支華平先生集卷二十四

樵李 支大綸心易父 著

襍著

九發

支子躬耕玩世隱曜含華樂而忘老文學過從  
支子能輕勢也支子曰勢固未易輕輕勢亦未  
也天下勢而已矣粵自綦絢騁足于紫陌紅巾  
發于綠林衿席挾藝而競售寔子操瓢而乞  
徒馬圍較織香于綳銖歧行蟠息爲羽戲



靡患漆齒賈勇而躍梁魍魎魍魎騰魍魎未其  
穹壤間靡不以勢矣夫巨石之在平地塊然須  
耳及絕之高山之嶺而下之則破廬舍而碎寺  
砮鏃徑寸而發機于千鈞之弩則穿札而洞胸  
之方來如轟斯雷勢之既去如水斯逝勢之所  
不翼而飛勢之所吹不寒而慄勢之所乘山岳可  
陵勢之所攝江河可竭伏險而叱勇者必絀憑高  
而擊智者必怵故陽虎柄魯而宣尼乃遁于桓  
子輿宿晝而王驩長貴于齊賈生曳長沙之裾而  
鄧通乃擅銅山田蚡極田園之饒而仲舒終老  
都韓蘇文絕百代卒困于讒而逢吉惇亦以顯  
杜詩追風雅迄羅擯斥而安史鳴張得所憑則  
變爲虎失所恃則鳳衰于梟勢利之于人甚矣  
天澤定分堂構相承姑無眇論乃若鶴鶴聲斷  
故萌生寤生得據而共段出奔瀛館謀深而  
蹀血陳思其豆之詠春華竟萎晉邸斧聲之  
圓徒盟擲火者忌其重名射牛者詫爲異事  
荆之泣祗慙天布之霽越難同苑

夫而赤鳳來歌未就漢而黃金價賦難堪  
而珠翠無色屢屢追昔而浣濯何能五斗  
可埃睠然去之天壤間乃有王郎啜其泣矣  
涕者素薄之崔員還樞者落托之杜倩倒履  
絕憐郗氏檳榔消食勿訝劉生風塵乍困物  
于七駝旄節代任幸未填于溝壑何莫由斯  
矧彼友人尤同市道匪勢曷聚匪勢曷資白  
雞空矢明血于車笠紵衣編帶敢希蹤于僑  
天衢悵相逢之莫識金閨通籍嗟對面之雲泥張

陳終凶蕭朱未隙其甚者接席齊驅而意量  
同閭等貴而謬別雌黃事方倚重殆隳膽而抽腸  
志旣獨伸遂獸奔而鳥舉證曾參以殺人而快其  
投杼落良朋于笱井而更爲下石由今以譚殫蟻  
虺之同穴奚闐闐之足倫甚乎哉勢之移人乎如  
之何其能輕之也勢者人爲之也故時重而時輕  
道者我爲之也故無輕而無重勢輕則人爭輕  
而我重我能居無重而毋輕其所輕則勢輕勢重  
則人爭重之而我亦重我能毋爲輕而

則勢輕輕勢而我重則彼且扶所重而  
而彼益重輕勢而我弗輕則彼亦乘所重以  
而我益輕在勢者不厭重而重爲輕根輕勢者不  
厭輕而輕爲重君故知重重毋輕輕斯可以輕勢  
矣

文學曰先生謂勢弗可輕乎宣尼之浮雲乎與之  
椽題謂何支子曰知以無涯傷性心以嗜好瀆真  
輕勢則神無累輕利則知不昏顧不貴輕哉雲漢  
天空萬籟一碧浮雲掩靄白日晦冥宣尼之除蓋  
患掃清之弗迅而靈局之終蔽也椽題車乘母乃  
太豔乎不有敝屣者乎屣猶附體如距斯脫厥足  
用傷是尚爲能脫然乎其唯老子乎其言曰及吾  
無身吾有何患語無身則輕之至矣

文學曰吾非謂勢可卒去而利可盡捐也惡焉勢  
者之競進而欲利無厭也支子曰子不見蜣螂也  
弄丸乎獲糞穢而服諸膺精與注而神與凝丸  
而枵然亡身也又不見蟻螭之務進乎綠壁而  
爲延氣升凝枯殼堅質朽而腐其進也



勢者足已而不見人罔利者覬盈而不知敗緣  
而升者跽伏之盜也詭營而入者索虜之奸也  
黠而守者李赤之溺也非分而據者怪醒之妖也  
役慧多營舐脂充腹峻稜震電賊愚誑愿懷伎以  
藏賢合懟而射影偽散以巧聚昵慝以誨奸礪齒  
牙樹肢頰拮唇吻聳尻睢遇祖考而醜醜其狀對  
妻孥而乳虎其聲居鄉井而侏儻其語其進彌銳  
其枯彌亟其丸愈實其身愈朽擢筋肋以蓋人人

弗與也憑靈爽以從欲神弗福也丘訴曰明府所  
以尊寵人者極于功曹所以榮貴人者已于孝廉  
一極一已皆訢所不屑也然則無扶風之勢無功  
曹之尊無孝廉之榮而鼓氣餒以加人者亦可以  
少戰矣君子誠覽氣序之推移鑒榮謝之大較鴻  
漸之羽遠跡羊豕之間鳳覽之輝獨翔千仞之生  
飛螻法之龍蛇進退等之蟬蛻道以持勢則見道  
不見勢而勢輕輕勢輕而勢載于道而終無輕斯深

夫勢者也

文學曰務勢者吾不暇尤已獨尤夫附翼鼓翅之  
者耳支子曰人聞長安之樂者向西壩而長策集  
肉味之美者過屠門而大嚼西壩非長安而肉未  
染指也意溺于好而神徂焉蛾之企明而喙也其  
音喁喁其翅芄芄竊炎光以爲榮玄駒赴羶青蠅  
集腐赤虫吮血魄僵魂越腎弗畏死矧彼宵人柔  
情愿貌山險瀾狂祕其跡籠人以術殫其智啖人  
以嗜縈縈縈于涕洟示惘惘于顰笑綴恩于葭葉  
締義于鴻鴈勸美宅以成居獻良田以逢惡困積  
粟薪以竢其需烹鼈鱠鯉以適其口而又多其僨  
伺巧其將迎醲鮮以厭其左右淫巧以結其細君  
意之所向則梯霄涉泉旨之所嫉則裂膚抵瘡冷  
鋼腸倏易而繞指冷顏頓轉而燠咻崇步闊視者  
見之而解頤耽榮酣利者遂沈湎而濡首矣蓋勢  
者重附勢者亦重兩相重而互爲咨睢以憑陵百  
物則勢者病勢者輕附勢者亦重彼且飾輕以亦  
重而逞其欲則勢者亦病附勢者重附附者亦重  
遞相附則遞相重而遞逞其欲則勢者尤病重之

極而勢不得不輕迨其既輕而勢者附者亦輕矣君子蠲世氛杜欲竇門絕居間之賓庭鮮嗷僕之夫矯虔者束於刑范饕餮者遠于千里狡美不以入目阿堵勿以出口則我輕勢而人不我輕我自重而人益我重矣

文學曰今之勢者謬自居重視附者不啻蠛蠓吾見破產以附勢者矣未見勢者之利人也彼附者亦奚利焉而殫財力以趨之也支子曰長安有執蓋者日邇貴人而庇之耳相摩肩相接也俄而貴人怒鞭而逐之歸而誇于妻孥詵于嫺黨其媿媿貴人由是也貴人死骨且朽而媿媿由是也貴主宴賓佐饗者餽餘腥而鼻飼之有餘酣焉而屬佐饗之垣者聞其豆登悉其羹馘而耳食之又充然飽也而以號于人人道聽者強記其豆登羹馘之日而口涎喉嚅若陟降貴主之席而屬厭焉民有耕于斥澤者夜見青燐光如炬大如車謂其地有藏金且不貲歸率其婦子而掘之掘且及泉而不得金且掘且祝芒芒然憊且病死甘之矣



勢者其媿媿則執蓋也其厭飽則貴主之  
其卒無所利則耕者之惑于燐矣烏乎利烏乎非  
利

文學曰勢衰利盡委而棄之若遺跡焉是可忍也  
支子曰文學何見事之晚也春芳卉非撻末紛飛  
露葉霜歲織豸靡遺賽社祭墦乞者累累徹餒遣  
歸烏集猿啼曾是逐臭之兒而可與語歲寒之諫  
乎卽吾所睹厥有貴士惟官惟貨射利僥門借聲  
傍戶一朝天絕覆加讒妬亦有富兒倒囊捐助絳  
義連姻萬死莫負金盡身榮情如朝露翟雀盈虛  
田館聚散從古以然于今爲甚

文學曰勢弗可恆疇其傾之交弗可久疇其渙之  
支子曰登蜃樓者不浹辰而陡滅翫彩雲者不交  
睫而倏散今夫火燄燄而炎炎而燎原終于木盡  
而消烟今夫水涓涓而漸漸而滔天終一決而溷  
其源數無常偶亦無常奇物無終大亦無終細中  
旻屢移盈虧交禮青陽素霰景曜潛易若木時  
羲影對峙故今曩異違日暮易位有少

精考慮而喬衰有陽回于燕谷有返昏于...  
以久而後定德必熟而後興呂牙入褒而蘇力...  
升伊摯七十二說而爲商倚平孫別足而擒龐...  
折脇而侯于羸至若金谷丘墟郿塢凌夷蘇章...  
屋轉眼自雁丁寇鯨波接踵追隨低昂互持晴...  
其倪

文學曰允若茲則勢亦奚足恃而亦奚足附哉...  
子曰昔有宿于逆旅者夢遊鈞天爵以上公棟宇...  
連雲黃白璀璨二八韶齒翔雲迴風綺繡霞裾...  
進擬躬麟脯鳳魚入口未斷豎子擊鑄一震而...  
旅人大惋謾謂真境而謀復之遂豎獨寢蒙被索...  
夢神動心疲爲魔所憑覆見魘魅困莫與呼遂...  
魘殂楚有達人田于雲澤風烈雨注儕侶皆思...  
人曰毋畏姑徐徐焉有飄風驟雨而終朝不止...  
乎須臾聞霽安步而歸時有樵夫倚樹自蔽太...  
拔木迄以身斃勢去而更怙之見勢而強附...  
其若人之儔乎夫勢奚足怙也其重也夫孰與...  
彼復茲其重故重極而不得不輕其輕也

薄自輕乃強拂輕以微重而愈輕人勢寒其  
更爲重違世而重其重乃輕人爭快其輕而愈  
輕衆所共輕其勢乃輕颺發霧滃獵金帛而攘田  
宅者宛若蝶夢之紛馳喑啞叱咤軋朋侶而凌先  
進者已中達人之朗識倘能割歆席而墨守挺柱  
塵而嶽立雖未獲重亦莫我輕

文學曰今之勢者且環四海以爲鑪萃萬彙以爲  
冶欲火燭天虐焰灼人卽達人近之其可嚮邇矣  
子曰今之伶優登場而角觝也有朱衣象簡我然

而鵠立者有介冑執戈呼號擊撼猛捷賈勇者諸  
優肅然聽命頤指而駿走靡敢牴牾卽鑪冶灼灼  
之勢宐不過是洎酒罷曲終孱然故優也嬰之麗  
孩也羅珠璧金瑤以爲晬盤而娛之孩者盤廢迷  
弄過目而化了無歆羨無係吝者其天全也愚竊  
子之心視利而觀勢于伶安往而不達哉

文學曰茲欲使勢無我輕無人輕而人卒莫也  
奚術而可支子曰欲人無輕我毋輕人欲我無輕  
毋若輕輕東鄰殺牛鼓鐘鏗鏗西鄰惡之



洛陽趙帝簫鼓如雷酒如灑肉如林森其

不我以也故虛舟者化福之方深藏者長壽之

忌生于昵怨深于恩無貴則賤者不妬無富則

者不爭無輕勢無輕輕則莫之輕矣吾嘗登清廟

之上門扉之所歷靡弗訶也堂廉之所涉靡弗

也肩輿而遊華山之麓其訛訶而訛閱哉而意

所寓有未適者目之所矚有未周者肩于人也

車而縱步以陟其顛盱衡四眺靡所弗愜矣嘗

百錢授豎子守而時出之不能無生得失手

汲于井愈汲而愈新勢者人爲之也未有不輕者

也故不斲于人我者不可以持勢不諳于虛冲者

不可以輕勢恬其性喪其形斂之不縮放之不盈

人皆彼趨我以委蛇人皆攘攘我乃熙熙躋榮握

要吾安吾故山裂川湍吾率吾素其燄熏天而心

寒于水其背敵斗而視如遺矢人而我重如龍興

而雲從人或我輕若反舌之無聲昔人云不復知

有我安知物爲貴

東原曰先生之言勢也絲天道核物情

其後曰尚矣顧吾身儼然莫之慮也死生豈有  
據之矣乎曰宋有玄旻氏者駢脇猿臂挈千鈞之  
勇而馳百里猶赫蹠也俄而宋王亡其鼎遂大疑  
玄旻氏將窮其廬而索之恚且譁曰獲盜且懸讞  
革囊而射磔之以徇玄旻氏大窘叩無始丈人而  
問計焉無始丈人曰宋之郤鼎亡矣所盜者贖鼎  
耳其歛識弗經其質理惡是治人之敗鐵滓也盜  
者過而攫之吾有鼎書焉軒轅氏之所著也予以  
縣諸國門宋鼎且出書旣縣盜者竊睨而歸以質  
諸宋鼎無當也相與謀曰是敗鐵滓也而藏之奚  
利焉且大獲戾遂昇而棄諸泰厲之壇宋王獲之  
以質諸書無當也亟銷之文學曰命之矣吾徒讀  
鼎書而輕挈鼎耳吾無盜鼎

清旦閣壁樹

綠溪之滄脩筠什伯竿倚筠際築層屋一高廣  
十尺深半之周遭環以庋貯書萬卷經典子史詞  
賦釋老九流之書籤誌而類編中設書幌下置筆  
珠塗星視廷珪墨左爲禪榻如室之長榻

無懸琴其端主人不識譜特以意撫之則聲風  
然楹間置燈一泗磬一皮際設博山爐薦沉香  
牖離闕尺有咫衡一几布席其中右小室方三  
設蒲團屏鑿一竅常透室遊便輒啓書觀之倦則  
擊石浩歌則倚牖觀雲物則據蒲團屏息收視跌  
坐觀無竅天日啜蔬食一盂茗茗一瓢不宴賓不  
輒食肉篋貯布裘葛各一具時至卽衣之率斗餘  
載一易體甚適性倦遊不耐造請不吊慶不喜俗  
人交俗人至卽奉身據几寐必去乃起間有素心  
人卽徹日夜談笑不厭也時時徜徉脩筠中時從  
筠中觀緜溪悠然若將終身焉其曰清旦則鈞天  
之景華平子妄自標之耳

山居六戒

不入公門

入公門惹嫌疑進退趨陪有是非卑諂徒然喪廉  
恥激亢尤懼履危機中世人情苦難測深居簡出  
乃其宜

不囑公事



說公事討面皮損陰德喪廉隅求財爲一身飽食  
之外奚以爲求財爲妻妾妻妾多財淫且靡求財  
爲子孫子孫多財驕且癡何如清苦安吾分無求  
無辱樂有餘

不收人

歲荒艱食人競至歲豐米賤心還變假名生事禍  
如麻游手好閒居大半何如舊僕愚且善農圃之  
中堪作伴

不放債

應急奉世情取索恩成怨舉母覓子錢取索生債  
變餌利官有禁掙放俗有諺人情最無端貧賤亦  
可羨

不買田

買田取租利什一年荒賦重兼培剋冊籍田多實  
灼眼隱禍重役尤難測入口所需能幾何奈何徭  
役貪阡陌

不買屋

買屋爲安居容膝之外皆長物買屋爲

變詐參強偏盜重典事百端夫征伐權重  
閉門靜守安樂窩高明之家鬼瞰室

右山居六戒誓心刻骨行無越思矣但市囂習詐  
猾奴貪癡機械萬端最易迷惑有忿而驟激之者  
有順而漸入之者有曲譽其美而歆之者有微委  
之利以餌之者有先嘗其好而中之者有偶乘其  
便而掇之者有爲不得不從之術以危言動之者  
有爲不可不從之情以甘言款之者有爲無害春  
利之說以罔之者有爲仗義執言之舉以誘之者

有陰與外奸合謀引入面議從旁睥睨佯若不知  
者久處館穀靜閣東家素稱歷練往往墮其術中  
迨事勢周章倉皇拯救如觸藩之羊進退維谷彼  
宵人者復從中制之坐收蚌鷸之利且洋洋如不  
預謀者然蓋其進說之時見其術且行主人心熱  
輒畫可否利害什一相權若曰事勢固然第主人  
才畧自足辦此無害主人好高尚氣役于利而牽  
于情遂揖首搏志以身肩之比事之不偶彼且甚  
掌曰曩固已策其利害矣主人顧自爲之耳

入其網而卒不得歸咎于宵人吁亦可恨哉為  
子者先須淨持此志如金石之不淪如止水之不  
波如太空之不滓則我無欲而欲不能干我無氣  
而氣不能動而一切匪人更須平心以觀之悉心  
以察之多其耳目以防之久其時日以俟之蓋偽  
妄之術久則必破暴戾之氣久則必消嗜欲之興  
久則必清彼諸術者自無所投矣若淫朋溺友昵  
戚黠奴假冒為非尤宜多方防檢正之以法不可  
依阿兩可致傷大節

題跋

題三公指日圖

同安門生魏朝望既余以圖題此答之

茲惟三公爵重望崇指日致之何德何功在昔帝  
資版築之工亦越釣叟叶兆非熊敢云斯世而有  
斯逢嗟嗟魏生祝我則隆

題觀音大士像

莊嚴相慈悲相無相有相有相無相喚這些子釋  
迦李聃孔丘與華李于都一樣



自題瓊林醉歸圖

天子爲生靈計甚殷且隆拔我于草莽而登之  
庸宴曰瓊林主以上公滌蔡藿之腸而飲以內奉  
易羅綺之服而畀之章縫厭厭至醉禮周貌崇規  
我小臣何以答 明德而追賡颺喜起之風

自題小像三首

華平子拘拘好理學似程伯子執方秉義不善迎  
就人意旨似汲長孺矻矻閱書史工古文詞睥睨  
當世似蘇老坡憂時憤世慷慨論天下動中要領  
毅然欲以身先天下之急似范希文抵掌談孫吳  
運機軸闔闢中度操弄奸雄于股掌間如諸葛孔  
明疎懶迂僻不喜習虛文綉儀似嵇中散率意徑  
情不立畦畛與人語洞示肺腑浩然齊得喪死生  
而好爲大言似蒙莊周至清且閉關凝神內照條  
然無一塵得滯胸中則華平子亦不自知其身之  
何似也捫已再思不覺失笑因模其近似者而書  
之

體也濯然色也蒼然顙也聳然目也炯然髯也  
然準也隆然而志則矻然心則凝然氣則充然學  
亦粹然而遇乃絀然雖則云然且盡吾所當然而  
聽乎命之適然我思古人有道然而遇不然亦有  
遇然而道不然斯罔造物忌完理之自然吾孰知  
其所以然而然

其二

心無術一函太乙行無沕孤標山圪率然出惟清  
惟佶歛然佚不尤不慙塞馬宋牛龍蟠蠖屈伸縮  
有時失得勿恤岱岳晴雲海天紅日

自題待漏圖像

貌雖不揚而心則古道雖不行而計非左矻矻乎  
讀人所不讀之書而嘗古人所未嘗之苦時有  
遇不遇義有不可不敢因一跌而遂失故我

題批點唐音大成後

唐音大成凡五本不知誰氏所批點予乙丑春試  
歸得之書賈締觀批詩客亦自不俗乃易世後竟  
成奇貨俾紙劄稍壞將化爲糞土毀爲齏粉矣

今尚未于嗣後未知得子何如古人云吾欲善矣當有讀書者爲吾子或者其可信乎

奇節無名編跋

世有必名者有必不名者有名而晦有不名而顯者夫臯夔必不譽於共鮒蹇距必不利於夷齊以臯夔非類而夷齊無以爲資也此必不名者而臯夔名帝臣夷齊名義士苟嘗以穢喙晦哉然則吾友徐志山夫婦皆亡家貧子絕無俟今日而知其必不名矣俾徐友而富如某勢如某其濡毫以俟之者又奚待詞之畢乎噫曇花鬱于彩霞孤標芳韻翩躚五雲之表乃折而付諸凡夫之手令之植于溷廁漑以淤泥于凡手豈不甚幸顧曇花則太辱矣今諸志事議論日譁俾以無資苦節如徐婦者列于標題顧不重耶乃徐媻則不名矣節婦不名而節婦之名卒不可泯志其奈節婦何故無名者乃所以名也

偈

戒殺偈



奉身無兼味宴客不宰牲知我者菜羹村醪可以  
陶情不知我者亦隨宜洗腆以將吾之惻誠近以  
靖事而約已遠以惜福而延生吾既身持五戒又  
安惜僑悒之名

食用偈

濃烹茶淡煮菜熟炊白粲爛蒸嫩薤飢來却得一  
餐飽後不容一芥莫積粟莫借債一日受用兩日  
耐錢財爾愛人亦愛謾說勝果福田落得眼前自  
在

布衲偈

布衲重布衲暖布衲舊布衲軟寒來用熱來遠休  
言錦衣衲衣脫却光身細看

葛衣偈

葛衣輕葛衣涼不怕汗又耐漿葛衣一領十年強  
從此再活百年消得葛衣十領饒他有紗羅衣纒  
熱時恨不得赤身下井

燒香偈

滿燒香我覺香一人燒香滿堂覺香只是

凡不論佛國蠻方未燒時香在何方燒了後香在何方

讀書偈

若讀古人書古人不可見不讀古人書古人如對面莫將青眼覓古人原來黑白人人見

蒲團偈

蒲團只是一蒲團枯坐何緣知定動入來不見蒲團出後蒲團何用無出無入不定不動腳頭虱子一螫兀自猛然覺痛

布袋和尚偈

萬法皆空三界無礙皮囊习迹安知布袋

策問

福建丙子問

問自昔帝王統天立極丞休焯後靡弗盛矣乃昔人謂堯以仁舜以孝禹儉湯寬皆其至者何歟商祚載啓厥稱恭默姬錄重光乃稱宥畚下逮漢之文帝宋之仁宗恭儉寬仁皞皞汗冊彼皆所謂中興今主也可指其實歟惟我太祖肇建

成祖再闢鴻基 列聖紹休茂隆繼述若 承之聖德神功自乾坤奠位以來篋以尚矣可屬  
仁儉同天 世宗剛明濟世迨我 皇考以寬儉  
言歟今 上仁孝寬儉同符 列聖治化之盛垂  
十禩矣乃忠愛之臣猶惓惓欲效悃悞者在夫  
鋪張昭代之盛以輝詔今古述嘉猷以入告而贊  
成不世之洪庥固臣子素所蓄積也茲專對尚一  
摠之以占先資之信

又

問儒者蒐摭往昔揚權典紀所貴濟當世之務以  
批蠹而經則也諸士抱策待舉其嫻于世務而慳  
然思一振刷之久矣試悉所疑而籌之計吏之法  
密于初制矣而官謗屢彰意者民風刁悍而易煽  
乎卽欲寬之乃官邪何由以息也非藝之稅倍于  
正供矣而逋負日煩意者凶盜頻仍而民困乎卽  
欲寬之乃經費何從以給也清戎歲巡而行伍日  
耗旣耗矣而軍儲則猶故也其積羨安在恤刑者  
出而獄牘日煩旣煩矣而頑梗則未息也



獨由市舶以柔遠人也今征商貨矣而私通者  
之弊何以禁之錢法以通泉貨也今議開局矣而  
阻隘次皿鑄之弊何以釐之額稅鹽糧日聽民食官  
鹽也今鹽糧如故而官鹽莫給矣而運司分署重  
濱海得無法煩而民擾乎始撥屯軍謂民稀而地  
衍也今軍民爭佃而經界糾紛矣而躡勘徧及  
山谷得無長奸而抑良乎夫狂生談玄理而不閑  
實濟曲士泥陳迹而不達時宜主司莫愛也願進  
于是焉以告

### 奉新課士問

問君道在擇相考諸古昔版版矣三季以還尤愼  
茲選其間如蕭曹丙魏如房杜姚宋如韓范富歐  
相業彪炳汗竹然若時熙載之風逝矣將世道隆  
污使然耶抑委任權力殊耶 皇祖草昧嘗相胡  
惟庸矣未幾以逆誅遂著令不設宰相而以六卿  
分職兵民異屬防專恣之漸顧萬幾叢委果一人  
所能總括耶將臺閣宮闈貂璫不免乘間而進  
之耶俗儒謂在臺閣則治而宋之史實

近世之分宐江陵皆歛弄威福耽殖寵庸  
所稱宮闈貂璫之豐宐不至是而概謂臺閣可獨  
任耶固知天眷皇曆萬億靡極而政柄潛移有議  
者不免發恤之私焉試以輿人之誦商之

課子策問

問自古聖賢建國承家罔不以恭儉率人堯舜禹  
茨土階禹之卑宮菲食以暨湯之風愆文之卑服  
武之義勝彼皆上聖神君也猶兢兢若是矧編氓  
蓬樞子而可自縱逸爲哉昔之賢王靡日不訓戒  
其民而告以天道之無親民生之不易而賢士大  
夫亦靡日不訓戒其子孫以勅守之艱難故有柴  
裘見肘而不病者有一狐裘三十年豚肩不掩豆  
者有爲家不治垣屋者有斷菹畫粥者有布被脫  
粟飯者此皆卿相鉅室重自節損與簞瓢忍飢牛  
衣諸君習貧善遣者殊埒昔賢所謂非澹泊無以  
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固苦學之要訣而福過生  
災寵極危集飄風驟雨卽天道且不能久況卑卑  
世介之士哉朱元晦不自棄文以訓其甥者

剴切痛苦嘗見古老先民熟誦而服訓之所稱  
杜程氏皆以名家墮敗爲世所笑亦可哀矣今世  
習日下前輩舊德日以迂遠而務爲侈縱以相夸  
伐故亡國敗家亦復不旋踵而隨之卽耳目所親  
記者何啻一二將貽之暮者未善耶抑沃土之民  
其性易淫而難化耶諸所誦說先王儉德永圖之  
訓彼皆未之聞耶卿兄弟日覩世習之愈卑耳熟  
先王之懿訓仰思先閭之當承俯念世德之易墜  
其尚爲我陳之

又

問書記象賢史稱濟美尚矣或謂芝草無根醴泉  
無源則邁迹者不係于類或謂員源毓珠方淵產  
玉則種德者多復其祖古昔建國分井官以世祿  
賞以世延勞以世選駢駢公族攷諸往牘可睹也  
姬錄旣東流風陡易朱門白屋陵谷遞遷雲杏露  
桃徑竇笏啓考世業者深用慨然故詩禮庭趨若  
崔駟之三世儒宗崔祐甫之禮法聞家常弘機之  
廚書千卷雖隱顯殊遇而均可謂箕裘之克承



齊門闕如鮑子都之三世司隸汲長孺之十世大夫郭躬之世掌法家雖賢否異德而皆可謂循禮之相承語曰不知其人視其父言家教之足憑也史曰天道祐善災惡雖父子百葉猶若一體言世德之不爽也然勲華不世人悲其子禹蔡幹蠱人悲其父則祖考之貽謀子孫之續序固不易哉柳玼之戒曰名門右族莫不由祖考忠孝勤儉以成立之莫不由子孫頑率奢傲以覆墜之則繼世重光道固有在而祖宗之德澤不可恃亦彰彰矣卿兄弟試引古質今而揚厲之以爲世人勸戒

支華平先生集卷二十五

樵李

支大綸心易父

著

書牘

復大司馬吳自湖

不肖誤辱門牆百凡砥礪以期無忝來教云華平  
振古之豪傑楚侗一時之聞人何意相左致其  
効來教所重疑則然間念唐仲友守天台賑饑  
置百度釐舉台守吏循良者今古罕儷而朱  
乃夫上章擯之則陳亮之飛言高文虎之

陽偶入其說也乃程伯淳之學之行如  
至宐無可指者而趙抃獨不能之以是知士太  
遭非特君子小人勢如水炭不相爲謀卽兩君  
相遇于仕路或軋于事勢之激或溺于聲利之  
或意氣之不相投學術之不相合其因而見擯者  
亦有矣似不可緣是而疑不肖之才性不宐于推  
不利于泉亦不可緣是而病楚侗之明不足以知  
人而辨讒也勢利驅人甚于火牛吳起至于殺妻  
易牙忍于殺子豎刁甘于割勢况傷泛然無分之  
君子而博一身之富貴其甘心宐矣乃泉中小民  
庇不肖如慈母畏不肖如嚴師去任之日滿城流  
涕二載之後徧野謳思卽一二翁訛之夫素不相  
能者座次必以廉仁見推則泉之人其天理猶未  
盡泯滅而不肖之才性亦或宐之矣西狩之麟傷  
之者此麟而泣之者亦此麟也知與不知耳于  
固無損益也不肖邇年自信愈堅守道愈篤不  
以人世浮榮介念矣吾翁但求之聖賢出處之  
而不以世情見忖可也承慰念輒布新得



復俞見川銓部

不佞幸獲附驥入則接膝出則聯鑣縱以談話  
以卮酒怡怡切切形神兩忘使不佞忘已之愚  
賤而得承下風也蓋更入朔所矣不佞以病乞  
則惠之豐儀以空槭附入則重之誨諭凡丈所  
于不佞者皆信心特達之知道義骨肉之雅而  
佞之爲報則闕如也及丈晉陟銓司不佞轉推  
郡雲升泥沉無復通問之階而不佞痼癖自持  
作京貴書卽知愛如丈亦不欲以此破例遂益  
闊如素不知各者然丈謂不佞孤立行一意以  
敗事或亦以宦路羊腸非脂膏則不利世情紆  
非結納則不固而不佞觥觥予予獨忤雄奸  
罪戾故砭之耶不佞旅閩暮月政平訟理士民  
謂之能丁丑秋奔喪出疆哭聲載道院司獎譽  
出一口至庚辰春二載又五閱月矣中更撫臺  
命者再按臺復命者一歲報季報考語無一  
不可也矣乃若風波在于二載之後

之外自巧詐善宦者所未易圖而善其  
自信之咎丈亦未察之心迹之間而猶狃于譽  
之交乎惟是聖主榮名叨冒未報先人庭訓云  
未酬卽歿且視而不可以含耳倘不卽歿  
得從竄逐之後再奉品目必始終砥礪奉法循  
致諸君民決不忍因一摧折遂變其守以實  
之口或鴟夷馬革剖心碎首盡平生之力如昔  
所面陳于丈者此孤之願也然而不敢幾也則  
高臥空齋上下經史含和孕靈發揮性奧以垂  
朽耳矣天命在我伊誰陶鑄哉而暇爲俗子所爲  
哉承訊及輒布所隱

與友人

文笈得返初服便須命舟一慰而炎颺爲厲氛埃  
障道野夫恬臥久益畏之京塵擾擾得無恙乎  
言都城延譽當途推轂執手可執以爲奇遇不  
深以爲憂憂吾丈之遂嬰釁戾憂劉養正之不自  
惜而重謫師門也自昔文人如李白之從永玉  
柳宗元之陷王叔文千古英賢遂爲塞氣

者乃杜南號忠義亦栖栖嚴武之幕至涪酒  
一夕暴殞亦豈善愛其身者耶天壤寥廓何處不  
可容此七尺之軀願兄擇地而蹈毋爲人縱橫子  
虎尾也弟昔薄遊聲利薰人幾喪吾寶旋以泉石  
膏肓煙霞痼疾堅不可療荏苒稍久益見花卉之  
榮謝時序之代遷遲速有時往來不忒乃信功參  
出處有命有候巧者不能強之于未來詐者不能  
挽之于既去惟是時命適來而巧詐偶及兩相湊  
而倖就焉人遂妄意爲巧詐之能而不知時命之  
適合也不佞因此又透一關矣履我坦途守吾故  
物達不失已窮不干人不佞之所自分則審矣若  
朝乞璠暮登壘俗子詫之爲得計識者懼其一跌  
而赤族也慎毋妄出貽我同門之憂

復浙江巡按吳鵬峯

敝邦邇來文體士風稍稍變矣幸名世碩哲作新  
而旌別之無論英髦彙進野無留良卽十一郡  
帶士疇不矢心速化哉自是敝邦風教彬彬  
出之際者皆明公陶冶之貽也不佞年來



不請悉其弊科舉之弊在上不在下林林總總  
貴不在賤禮聘考官沿途鎖鑰嚴于防盜而監臨  
藩臬郡邑之吏豐貲陰鬻有如互市儒生懷挾情  
寫之禁密于秋茶而富人賈豎鬻題鬻文展卷射  
名左券不爽巡索譏訶糊名易書色色具備而碧  
桃紅杏偃蹇笑傲坐登上第寒士槁死于螢窓奇  
才浪迹于鮫海而膏梁之子曳白得之等諸拾芥  
矣先正謂國朝公卿典刑不逮宋世無論宋世迹  
如世廟五十年自翟鑿正法後有一人敢啓倖門  
者乎今聖皇總已百官受成科舉駸駸不逮往昔  
明公提衡首藩能一振之乎棘寺匪尊臬使匪卑  
奉公持節榮名兩高何必爲權門厮圍取富貴哉  
嘗念分宜柄國呼吸如意鄙夫奔趨蒲伏競進門  
生死黨義子姻媿惟恐身之不售家之不通顏面  
之不親國是一定如夢斯覺併其故吾而盡蕪之  
至有波及以沒者昔人謂禍來無地著羞顏誠然  
哉臺諫國是公議之所關監場人才士風之所  
賴明公慎之重之爲天下立赤幟也

復門人鄭子讀  
卷桑梓之意則日用兢兢因惠問輒吐惻以復

前得書知比來空乏不堪區區嘗傷于虎者聞之益倍惋懊念吾自垂髫後凡十餘載内外交困貧患游臻笄笄然以孱質才軀重足而立于強敵之衝日有三死焉自古聖賢豪傑所未嘗之苦吾身嘗之矣而吾性剛僻自任不能俯仰苟容所以重增怨訕困衡既久妄自因病立方每日沉思古昔

聖賢簞瓢陋巷敝裘藜羹而不改其樂捐階檢井園匡過宋而不失其素其胸次之寬平而識見之堅定乃如此因認作師模動心忍性嘗膽嚼蓼雖遇患難衝突乍時不免拂鬱而排遣漸久煩惱漸省心地既清而舉業亦漸熟矣近日省悟來又追悔當初只是因仍牽補僅僅爲免死避害之圖若比時得親見陽明夫子便當警悟入道不至如今日之悠悠也念之可爲疚心來書謂吾食用淡衣

大疑矯詐識者亦有不自愛之譏然予哉

患難一切澆薄疏禱習性已安凡遇華慶之天  
美之饌遂生煩惱且追念昔日所遭今幸苟免  
寒皆爲過分況敢復有他望所以衣食隨緣絕不  
營辦世人身羅綺口肥甘自謂善愛其身乎人老  
一身以神爲主神清則氣清而精凝于上神濁則  
氣濁而精滯于下戒聲色薄滋味則神清驚勢穢  
厭肥甘則神濁故一日則平旦清而晡濁一生則  
少壯清而衰老濁靜臥則靈者神定而清也辟穀  
則仙者神煉而清也醲鮮炮炙腐腸之藥珍衣絺  
裳炫心之飾孰謂可以養生哉且人之賦命亦有  
厚薄厚者奉養自足薄者卽疏糲猶苦不任而必  
取適意徒以消福而促筭耳昔人萬羊之說可駭  
也吾賦命最薄自應節省匪止惜福兼以養生時  
俗所疑幸姑舍之賢輩少年萬惟體悉此意勿效  
游冶貴兒態可也

答同年嘉興令張誠吾

福星普燭下土爲光敝邦之民罔不喁喁向風  
不佞義忝年未詎不思爭先快覩以神教



無復人理不敢以不祥之服輒干榮戟重爲人  
之罪鄙生拘泥故常不善通方類如此乃春風至  
仁不遺燕谷教言備至責以出處大義若謂不材  
之木猶可犧尊而青黃之者此大匠惜材之過  
併及于不材者耳不佞自分旣審似不敢復以  
弓之翮重資弋者之利矣禪次草覆未盡所懷

與季雁山司李

明公宏抱雅望暫借枳棲下土之民句一言以  
紛糾者十城而是如春暉布德甘露灑潤施者  
象皆周受者隨量取足奚擇巨細哉乃下走踉  
東海緬懷夙昔旣不敢以寒燠漫談干之典記而  
白藏清夜星槎載南荏苒迄今遂復寥闊數祀積  
愫一晤猶艱矧堂陛之交哉惋怗怗追惟下  
之秋于役長汀霹靂岩中讀書臺上飛觴噉傲  
鉢朗吟雅誼曠懷中藏靡諉迨明府游陟華階流  
光兩省下走幽憂望室彈指六周俛仰今昔卽  
焦鹿未足方之河清幾時人可從

傷身病肺青蠅在藩白玉蒙點回首長去如  
上良辰睇望涕淚無從肅楮臨函唾壺竟缺

與曹雙華侍御

柱下紀言太微秉憲丈夫行志之會也念昔世廟  
睿畧獨握乾綱朝崇直節士尚清議晚年分宜極  
政屠戮言官窮極慘酷而言者益熾華亭代之殊  
示優容往往以遷擢法束之而斥學社以收人望  
于是言者之鋒挫矣邇來百官總已威福下移橫  
火之蛾聚羶之蟻實繁有徒清議屏息直節潛

學社燬滅相率俛首私門頌功德矣于斯時也徒  
伸頸一言非象力貌腸而鳳喙哉乃今政柄三易  
去就靡恒智巧疑誤輕投奇勝幸而得所托則升  
青雲不幸而失所憑則墜溇淵局體又下矣彼爾  
丈夫哉何戚戚若此也知友當塗蒼生攸賴丈夫  
意義相期不敢以諛言作俳優態也惟千萬自愛  
自勝爲慰

答王都昌

生置柱之性竿溢名邪辱與是下周旋

爲權黨所中以致竄逐鬱鬱憤惋惟昕夕顧者自  
訴非辜而蓋高漠漠其能動之乎辛巳孟春服除  
故知多強令再出生以巨奸當道堅持不行亦且  
爲遷世之計矣春初朝政清明正人登進俛爾  
選貶居幕所寥落卑冗世所不堪卽舊交宿契所  
稱莫逆者皆夷然不一顧甚且鄙嗤之矣思軒高  
雅眷存有加疇昔豈將砭炎冷之俗而返之淳哉  
不然寒儉疎拙之夫何以堪此眷眷也愧甚愧甚  
仵還虔心滌手以致報章

出京辭同年

生入都城閱二月耳茲捧檄而南矣罪謫之夫行  
藏難卜回首長安如在天上卽欲再望門屏以訴  
羈愁冤結之衷其道無繇也念生始教西江寂寥  
無侶再推閩郡勤瘁自將連遘二喪幽憂七載長  
途危頓淹抑之苦亦備嘗之矣念以狂妄上觸  
奸槩從竄逐如白頭媳婦屢易翁姑無論食  
兩膏難易隙而華色旣衰卽務爲婉妻



海濼纖紉之勞亦且醜之矣況諸姑少淑德不  
言又有不可必者乎此所以自古孤孽終于衛  
以歿齒而生之決意長往以自同于鑿坏灌園之  
侶者也異日東海濱有名著述哀然成一家言者  
或在茲乎狂率之衷長畢于此敢以奉辭

與魏見泉主政

去歲握手都下聆玄指觀眸顏具悉矢心矯節不  
憚批鱗別後得披白簡真孤鳳振響外補命下志  
節凝然居無何遂陟銓陪都矣文潞國之德量唐  
忠肅之風節于今兩見之沅慰愾羨旦日彌夜門  
下精誠剴直千古軼材洵陟清華襄潤鴻業乃其  
絢所共指擬豈徒獵譽一鳴垂芳尺素哉昔人登  
子方入叅政府觚稜日剝殊非所以例豪傑也提  
江悠悠心緬焉凝睇何日坐石頭濯燕磯闊議曠  
一洗塵壒之腋哉風便輒致醜縷不盡所懷

與山海關主政王吉山

兄所臨鎮祖龍故鞭石所也祖龍貌龍神怒  
石海壖景景今其蹟固在否兄問

子履之頃聞紅螺白雲間東虜將  
控弦幾何畜聚幾何二衛酋長桀驁者幾何  
人傑解了此者幾何會見長白山巔勒石耳弟不  
奉顏色五星霜矣德曜齊眉元方濟美固齊治餘  
事獨羨高騫遠舉扼險堅勳爲國家億萬年安  
之基平生相期意氣兄遽取前茅以進耳弟旅  
僅周二尊見棄臥病室室惡緒絲芬北瞻雲端  
倍悵惋人去勒此空楫附之素不作京貴書幸  
塞上不違齋例

復陳紫台僉憲

敝郡東瀕大海潮汐滔天鹽官一隄風稱天闕少  
不治則江南七郡復淪爲龍子之宮漕儲三百萬  
無繇給矣明公秉節遄臨海若獻款上以紓天下  
邦本之憂下以活吳越百億之命偉哉功也不在  
陳宋下矣獨念敝郡兵燹甫定水旱頻仍賦重役  
繁民無所做茲復徵以治海雖力役常征顧百凡  
經費孔蠹因緣樽節調停畫法通滯俾里甲不  
得科子細氓汗吏不得染指子私

惟懼是懼乃于明公桑梓之念竊自謂無負來教  
爲獎掖實所未安使旋輒附縷縷

復响嶠山人

曩惠赤一值肺病伏枕久未裁答吾儕講學修行  
自是立人本領學猶殖也不學將落龍溪精山及  
吾師南屏宿學舊德主盟斯文自是陽明夫子真  
知之徒繼往開來端于諸公是賴所以重响响也  
口者今世塵心俗眼醉聲夢利既不知安身立命

之本而米監醬醋婆子話頭日熟其耳遇寬衣博  
帶宏議深辨之士乃羣聚而駭之吾嘗謂今世以  
科第爲大賢以公卿爲神聖以治生爲本領而孔  
孟之道夙所誦法者徒藉以爲富貴之筌蹄而實  
鄙爲腐生之陳言及見先輩法言懿行乃嘗爲棄  
用道學夫道學果無用則五常百行人羣物類莫  
所自而敦敘奚所自而生殖也手教謂諸公周旋  
名都似挾貲于人以爲大疵此尤不達于學者  
者人所洞具有迷悟無餘欠非貲此也况



四方相柄皇皇席不暇煖豈特爲行道計哉  
隨方設教引掖羣迷登之大道耳彼其之子游以  
爲倭諷以德衰者固種種矣蓋儒學與天地同體  
天地生成無一物不徧吾學作用無一物不體集  
爾我無遠近無間隔所以古昔聖賢咸以濟世安  
民爲務者道則然也若深居簡出不取不與硜硜  
予予與物無忤此山林枯槁流耳何足與議吾友  
袁也爲難能也功名一念潛伏流注或技癢而不  
能需時或好高而幾于炫俗則誠不免若辱身敗  
德如來議云云則萬萬無之心苟無瑕何恤乎無  
家自稱了凡蓋厭俗歸真耳不得爲病將所謂舉  
國之人皆狂而反笑其非狂者耶

復大司寇陳我渡

承札慰諄諄獎掖切至敢不努力第念不肖孤樗  
材桂性冗食仙鄉朞月耳已明公養重家居奉養  
朝夕無論其著者卽措足瞬目悉入聰聽深山窮  
谷鰥鱖乳獨之人咸心亮之矣離任二載又五月  
竟以風旨陰遭論劾不肖孤奚足恤亦奚足貴

奈天地神明何士民公道何不肖孤區區之心  
欲抗迹皋夔垂芳旂鼎今既已矣平生訓迪望長  
畢矣惟蒐研汗竹發揮性靈異日倘有所窺握三  
寸管書古今人情物態或發爲聲詩協諸康衢擊  
壤宣揚聖德令千秋萬歲後知有鄙人足矣更何  
言哉

與同年陳海樓

人聞長安樂出門向西笑彼徒聞耳猶然笑之矧  
吾儕夙昔方軌曲江聯珩瑣闥仰覩聖容穆穆廟  
筓洋洋卽披肝膽展生平非其際哉乃今歷落塵  
囂偃僂磬折覲顏市媚澁語覲容冰炭裝胸毀譽  
聒耳回首長安如在天上偉哉壯夫安能如三日  
新婦邑邑氣盡哉章江如溜放纜北來瞬息可須  
三月不詹思如之何附使一訊

復建寧二守楊魯南

士流入閩入苦海也丈頃登筏矣而誨言觀纒言  
言皆淚乃泉南士風物態視建州奚啻百倍而  
第以迂拙粗蕙之性當之是昧子入旋

我在千頃外其不濟也審矣中夜怵惕自念十  
燈窻非不勤一生名節非不重而一旦罹此澁  
奈之何非丈折肱之素誰知孤孽此苦也行也清  
風兩袖紅雲千里與時翱翔孰有毒龍沙域足瘴  
之耶而奚溺子之虞顧瞻祖道心旌如搖永言懣  
惋不能奮飛

支華平先生集卷二十五

支華平先生集卷二十六

馮李

支大綸心易父

著

書牘

上曾見台人司空

昨印證動靜一原之旨諸老似未灑然至以中和  
戒思謹獨分動靜此宋儒誤也心無動靜無體  
卽動卽靜卽體卽用未發非先中節非後不觀  
聞若靜矣而戒懼非動耶獨知若動矣而隱微  
靜耶中和一理中卽和也不和不可言



靜先後耶如木之敷榮花葉迎風動矣而其  
不可撼當其剝落靜矣而生意必不可滅故  
紛紛而中如定盤鍼者凝然至一窈冥昏然而真  
覺炯然如鑑之常照此聖學祕密藏不肖所欲沉  
著體驗勿落俗學窠臼者惟翁終惠教之

與張大司成

仰惟門下巨蠡炳祥中典碩輔宣猷密勿寰宇具  
瞻不佞昔從綦紉未竊聞丰采何勝嚮往顧以陸  
沉簿領無由樞叩堦墀適復跼伏海壖則從九地

之下而仰窺層霄矣其悵望愴慕可云喻哉夫子  
如玉孔臯駉豎未識之無茲將園聽橋門執酒掃  
應對之役無論削黃披給獲聆真詮卽溫良矩矱  
一望而夙習頓消矣昔孟僖子以仲尼聖人訓子  
從遊迄今以爲知言矧門下躬仲尼之學居周召  
之位儼然且爲帝者師而夫子乃獲瞻拜塵下爲  
之父者感戴欣躍不言可知矣而況十年之所欣  
豔嚮往而不得見者乃得見之于子其鏤心刻骨  
與當什伯恒情而已哉春和景明謹令負

惟門下察不佞十年之積憫而與之進浣慰有  
言春杪當躬叩以謝瞻望皋比黯然凝注

與韓約菴兵憲

別來數月兄丈國事劬席不暇煖而弟宴坐小  
軒竹柳雲霞交呈道趣池荷鳥語互發幽襟幾與  
衲僧占坐矣蓋兄丈以功業垂萬世弟以喘息下  
一身出處殊途各拈本相但塵寰多故奔局大壞  
卽區區杖屨未知得終老否惟雄才偉望速爲匡  
濟以幸寰宇何如清秋氣爽明月滿庭弗獲浮白

一醉得無爲青桂所笑端力馳候伏惟麾頓外拙  
藁五種併致齋頭以當兄丈昌歌羊棗

與貢洪山運長

爍火浮焰真金不耗狂瀾四溢砥柱不撼物固有  
至者矣年丈昔蒞溫陵士人當有醉心飫德者猶  
不免哆口乃粹養如真金清操如砥柱其誰能爍  
之撼之茲非其至者乎弟往倅溫陵亦有少許建  
豎彼中傭夫販婦今猶見思乃履虎尾坐致陸沉  
其被誣梗槩備在楚史口碑想丈亦嘗聞者

再暮風猷愈赫海壖士民响沫渥澤者稽矣  
如弟乃遂寥闊渺如千里罪戾可言兒子祇謁  
墻求領至教藝林祕訣不吝指示尤不世之感  
貴寅孫及泉攝篆敝邑大稱循良邑士民托弟致  
謝便中幸轉致之

與羅康洲少宰

乙酉春得拜函書牘幣繾綣絢爛令人感泣丙戌  
春大計幸爲楊太宰所全而朱雲崢復嗾言者糾  
拾以去比有愛弟者頗欲以言白之弟念雲崢宦  
業方興而弟所遭坎壈展轉相尤似非年諍遂飲  
暗以歸兮雲崢紆金拖紫而弟槁臥葑萑命實爲  
之謂之何哉惟我丈中興名世學爲帝師爰立在  
卽常有振世之績爲弟光者弟亦更何藉頭上進  
賢也第不知密勿造膝之暇瀛洲笑談之間亦念  
海濱有淪落如弟否乎時平道泰天開日明惟丈  
是願是祝茲因犬子復監輒草赫蹏景升豚犬屢  
習句讀謹令摠侍函丈以附于穠桃繁李之後微  
福非淺辰入朱夏願慎寢餼



拉錢孝廉夜坐

獻歲風物融朗依稀京陌輒念昔躍馬玉街少年  
意氣咄咄逼人乃顛毛倏復種種矣河清難俟可  
無中山千石澆碑磊也午刻遲丈于印月亭

又

揚州夢一覺十年更作青樓薄倖耶春早郊外寒  
澀了無會心處小亭山蔬村醪卽乏五侯鯖腥而  
門無襍賓坐有雄談請思大江以南近亦有此夫  
雅不

答馮濟之茂才

大明集禮載父妾有子者杖期而不言無子者無  
服乃義服條內則曰妾爲主之衆子亦服齊衰不  
杖期此蓋通無子之妾而言矣況爲子者推父之  
愛獨不可以義服服之乎所謂禮雖先王未之有  
可以義起者也祖妾齊衰第云父所生庶母與祖  
母同卽有子祖妾衆子且不持服矣此所謂自義  
率祖也新典所列未有出于集禮之外者幸裁之

復夏璞齋進士

古者樞首向外以西爲上乃殷禮也座隨樞設其  
座亦可蓋同牢之義乎瀝青家禮用之以防水也  
煖亦不融礬澀多潮古未見用酌之

與萬襟宇大參

弟跽伏海濱日與蠹魚爭故楮蓋不知有人間世  
奚論除目獻歲初登山遐眺見斗牛間瑞氣炯然  
俛從南來者唫會省近日風景則嘖嘖稱新神君  
萬牧伯云爲一劃然長嘯大慰所思竟不能策蹠  
蹙一叩階仗則山林枯槁之夫固不欲重爲當道  
溷也秋來試事孔殷十一郡士人雲蒸霧滃品流  
襍揉而艱食之民米如珠薪如桂肉味如麟脯百  
物騰踊奪攘矯虔皆有隱虞謠傳春有兵變夏有  
民變秋有科場之變竊謂七月十三颶風之變已  
占其一科場或可無虞耳肉食者亦有定畫乎養  
不恤緯縷及之亦啓予一念不能已已一笑

代與友人

聞嘗念虞師之植材者無問梧梓養莖靡弗封植  
而培溉之冀其壽且蕃矣不數歲而材有中之

者有任梁棟者亦有不離拱把而委溝中者夫  
微天幸得事丈于豫章丈猥忘樸樾之下材而  
植之培溉之自甲拆而勾萌黽黽然日跂其能植  
卽不材之心亦詎謂遂無所植而終負虞師之指  
顧也乃百運屯夷崎嶇長左旣履虎尾終刺蠆心  
槎蘖盡髡溝中長斷豈惟不材者慚負知己卽虞  
師之心未嘗不恍然自失也雖然彼材而遇者且  
叅天且合抱亦奚煩于指顧而陰厓寒谷磈磊擁  
腫而不獲遂者曷嘗不望榮于天日而虞師追昔  
手植之勞儻有意終披拂之否耶秦關毀堞海島  
餘皇明主拊髀英雄彈鋏老驥伏櫪時一長嘶備  
任鞭馳奚難千里否且揚扈風雅續子長旣絕之  
箋勒昭代未成之典藏諸名山以俟來哲耳夫所  
遭若彼所志若此是出溝中而青黃之揮魯陽之  
戈而卻以畧也丈不領之且大笑耳曩承捐睨階  
致尺蹠殊覺麤鹵謹揣力代候以申私悃感念逾  
昔如隕泉谷且媿且頌涕泗漣漣



門下狐標岳峙義問川流忠直望爲赤幟廟謨  
爲典刑儉夫壬人縮頸而解綬破膽而寢謀者積  
有年矣青蠅無端點茲尺璧人頭畜鳴良可恨恨  
夫天下有道公論在朝廷天下無道清議在草莽  
世之所以瞶瞶蒙蒙不辨黑白者以公論之在下  
而在下之公論亦足以見被誣者之賢而誣者終  
不得以盡逞其私而塗天下之耳目我國家以公  
論付臺諫俾得以風聞建言而被言者不得置辯  
今之言者亦多岐矣使言者而果以正也亦奚不  
可乃今身負貧劣而厚賄以行媚多援以結黨累  
汗瑣尾乞哀于昏佞而得之一居要地傲然自恣  
不復畏清議顧天道其所舉劾益有百端或市交  
于有力者而陰爲下石于所惡或潛納重賂而代  
爲掎擊或身有仇怨嗾人以排之而復爲代排其  
所忌或人雖可言而垣壁堅不可動則更爲游揚  
以結之或遇美缺已有人矣而更有垂涎者其交  
可借則代擊前薪以爲之地或其行穢惡在人  
物偶倚強援以入一旦知援敗不免則

賈建言也各使既去而復起有端或原何  
露則矯首以劾當道而籍其口至凡有建自切切  
然仰人鼻息以高下其喙而博強直聲且陰計權  
之輕重而更爲向背以固位而躡寵坐使正直忠  
厚琦行偉才之士一旦被不韙之名而且左撐右  
翊交喙衆排必行其私而後已其胸中似無知覺  
其日中若無曠神其面孔似全無赧汗嗚呼亦豈  
怪矣昔人謂刑官無後言官亦無後史官多奇禍  
如左旨遷腐班族者愚謂史氏誣鬼其禍信然而  
妄言者使偉人端士身負不潔以汶汶于世其冤  
憤愴恨奚啻歿者之合怨刑官濫及無辜飛霜沖  
血信宜絕後而言者妄詆偉人端士以無影之詞  
而使不得自白其怨奚啻被刑之酷而其報豈止  
于無後而已哉天道既定冤報相仍必盡償其所  
誣于人者以泄被誣之忿故君子處世忠正廉慎  
已爲之人不能阻之富貴名位人爲之已亦不能  
必之至天定而理見善惡定而禍福隨則已與人  
者不得與焉而形影相因毫髮不爽卽集

迄茲所覩記已鑿鑿矣矧要之數十年後其孰  
此恢恢之網乎門下暫返初服賜環在邇而中外  
縉紳士庶莫不冤憤愴恨則清議何嘗不行而參  
言亦奚病哉僕益嘗傷于虎者故僭及之以稽天  
道百惟益願天和徐迓帝眷

復大名令鄭心緝

足下台紫毓秀柱石宏材英年高第製錦名邑駿  
譽迅發上孚下格計日晉天垣秉端揆爲吾道光  
而闡閭齊德百復借順頗勤祝願僕無似猥與足

下稱一日之長今且十有四年矣卽惠信浮沉萍  
踪離合而道義骨肉冥契神交無論夢寐間時見  
芝眉卽晴窻披校恍若叅承旣復自領翻然有兩  
地之感矣過辱厚雅不我遐遺豐貺雲箋千里飛  
墜貧里兒乍得明月大珠側身天地枕不敢高惟  
有剖腹耳謀諸內子擬以吳縑附酌而役旋從囊  
行李稍艱仲春价人北來當圖奉候兒子尚浮湛  
世網中然時侍庭前皆能伸楮就數千言山林中  
所藉以揆掌一快者此耳承訊及附問



猷績也相去千里無能化青鳥入是下羅浮  
楮邑邑春風多厲強飯自愛

與華亭令項東泉

門下中興名世製錦雲間偉績英標寰宇瞻企  
我淞江山藉光增寵矧僕夙仰風猷兼荷穀字其  
欣躍且什伯恒情矣顧跼伏林泉日汨沒蠹魚中  
以故望門下旌旄地尺五而不得前時時搔首東  
望見綠雲亭亭如蓋起則知神君花封清謐簿領  
多暇登九峯三泖間一二賓佐如王胡之輩持床  
燕語耳竭來秋杪懷我神君謹遣蒼頭馳候兼伸  
積悃惟鑒涵是祝

又

僕偃蹇塵寰一出遂躋歸守衡門更不復知有人  
間世詎是瑣瑣者顧有概于使君而過辱獎掖也  
豈嗜芟嗜棗偶有所投耶瑤札腆貺冉冉下墜幽  
扃心開如對顏色感媿交集莫知報稱所矣春色  
爛熳且乘間東來一叩檠戟以罄生平倘不我遺  
請綱十四腮以佐麪生令僕腹果然而旋何如何

如使去附謝不盡

復薛介屏大行

足下天挺名世暫擁皋比鳳翥高騫人羣快覩而  
下邑爭先邁之二兒弱植猥辱陶冶聞捷慶忭什  
伯恒情乃以衡門棲偃百凡疎慵久稽馳候而明  
誨燦爛瞻焉先之感媿移晷仰矚雲端曷勝馳戀  
漫附仙侶不盡區區

與蔡信菴邑侯

邸中快被寵光殊愜孔邇之懷第國禁戒嚴弗克  
躬執爨灑落羽南馳痾纏舟溼奄奄夏季乃抵閩  
門假宿虎山時登胥丘之臺望要離之墓思古節  
俠借軀感慨之士輒恧然泚頰已簌簌淚下不禁  
卒而撫然自失則亦痛讒佞之害良而浮華之不  
常也久羈山房未獲展候使君以罄竹馬之私乃  
袞衣繡裳乍違復覲黃童白叟紛馳欣戴于香塵  
之側者奚啻嬰孩之入志志懷也犬子如玉塵習  
章句日瞻化雨願廁負牆之末遣謁函丈願公  
之心訣以借大通幸甚幸甚未卽咨達何勝

與蕭觀復同年

弟無似忝附驥尾不克奮飛無端蠖屈林莽間猶  
視當道達人如隔天上不欲裁尺一以問寒燠此  
病窶沉痾之習非固爲疎伉也兄丈軒翥層霄勳  
伐震耀中朝推轂而年伯母奄棄色養兄且暫淹  
總帷令虛席者久延俟澤者疴頸凡在有心實共  
分痛矧弟竊被餘光荷雅眷其孺慕哀感百倍恒  
情分且炙雞絮酒九頓几筵而病冗交轉迄用憤  
憤謹奉明水專力馳上惟兄叱名恭致仙靈冷年  
家子少伸鄙忱不任瞻企若爲國自玉順時節宜  
以慰朝野倚賴之情則尤于兄丈是祝辰且入暑  
勉矣加餐

與秀水令李少春

惟門下岱嶽鍾祥中典碩茁素節鴻裁威照並運  
祇今樵李間棠陰杏雨干霄而拂雲者詠不歌頌  
德以自慶大綸卽跽伏草澤未獲仰覲光采而含  
哺鼓腹以共效庚桑之祝則與塵市士庶等耳首  
夏入都擬得一奉聲款乃覲回南蒞公冗紛



望不前殊用愧惡器佻走候秋爽空人惟加意  
餽以需簡名是祝

上少司徒毛小山座師

大綸自丙寅歲違曠函丈至甲戌始叨春舉比夏  
卽以口語忤江陵東藁待命秋季呂豫所老師爲  
綸周旋署教南昌少避豐岩丙子春轉推泉州又  
不幸而江陵將甘心于洪芳洲二臺誤以見委大  
綸堅執不可芳洲以全時當事思而賈禍于大綸  
謂事所由寢者職綸尼之以考功令論劾綸遁迹

海陬杜門不接人事者七載壬午夏勢更事變公  
議斯明大綸始量移奉新乙酉冬入覲會臺中掌  
察周希且以姻戚俞仲章爲令叨憤恨大綸司理  
時繩之以法而舊令朱南英趙院長周親也又恨  
大綸更其弊政三人成虎遂遭糾拾以罷大綸雖  
潦倒未敘而游歷間冗汨沒風波憂讒畏譏驚心  
動魄無一息安亦無一息得厠迹函丈者此如迷  
亡之子顛蹶通衢擗東曳西了若遂忘其怙恃者  
乃其心曷能一息不懷怙恃而願依且瞻哉

曠襟闊度素不以縛節罪人必當諒綸乎遺通之外也茲聞歸山謹揣佞走候不盡血誠

與馮文學濟之

黃雀紫蟹膺矣敢邀足下共拍人酒船中一洗目前穢塊何如

復徐述齋尚寶

夙藉寅陽令姪年諡故辱世盟迄茲三十祀矣盈一水片葦可跂而泉石膏肓夙離世網遂令雅契如門卜亦復疎闊罪可言哉秋雨梧桐空齋闕冢而遽使翩躚墜自雲端溫言殷殷不減疇昔感乍踰畧罔知負荷所矣惶遽擗管聊爾申謝嗣容顛候來貺過隆且山居有戒久不敢叨諸犒賚矣惟卒全之

支華平先生集卷二十七

樵李 支大綸心易父 著

書牘

與蔡見麓學憲

緬惟門下三朝碩哲昭代斗山綦絢之士句磬歎  
以微譽問者榮于華袞重于琬琰久矣不佞走編  
柯之材薑桂之性不善媵姍姍骸以事權貴逢時  
好筮仕浹暮憂居七襪兼以顛躓坐致陸沉爾來  
十有一載畏途之嶽嶽物情之幻巧旣者歷



壽之矣。秦仲代。圓仙鄉。實當塗者。憐不佞。而故  
之耳。竊獨妄念。官有顯晦。道無汗隆。寧官負人。官  
以人重。載在汗竹。固既既矣。且白頭寡婦。礪節。十  
年。一旦。更以鉛華。強以巧笑。卽無論平生。乃朝。臨  
亦復幾何哉。售則人嗤之。不售則心悔之。誠不知  
其解也。用是不顧前後。孤立一意。以期無負。而二  
三豪右。狃習故常。敢于撓法。不得已。稍稍裁之一  
時。諸豪亦知朝廷有不可觸之法。網官寮有不可  
淫之丈夫。乃其處心積慮。固昕夕跂望。不佞之解  
印而復逞其私也。詎謂是瑣瑣者。固有概于明公  
而錫之。瑤編以永去後之思也。是海內之微句。而  
不可幾者。而不佞居然致之。何不佞之不諧于流  
俗。而獲伸于有道如此哉。善者好之。不善者惡之。  
不佞其可以自解矣。熟復數過。感泣潛然。揣分盟  
心誓。以終始。惟門下卒振策之拜命之辱。聊以爲  
謝。并效木桃。統希台炤。不悉。

又

本諱治道。則必孔氏矣。其自敘也。曰。善月。曰。三。

乃攝政于魯甫三月耳而治化燁然若其

正卯尤大駭覩聽者抑何施設懸殊也夫子少賤

魯人固目攝而易之如所謂東家丘鄆人子者俾

見效稍遲而所施未究人且謂吾道終無可行而

吾或不得自見于天下故少露精神以爲之兆而

微示綏來動和之畧使果委之以國則必綢繆其

禮樂節宣其文章而舒徐闊大之規模非朞月益

年莫可奏緒此王道固然不可驟也以某之不肖

當竄逐之後人且見謂無能而幕寮素稱冗濫易

與乃以單騎入嚚悍習詐之鄉曾不足當奸究之

一瞬而可以尋常煦嫗之法投之哉首春之政匪

特積弛之後利用嚴明所謂道以正行事由通濟

固居攝之微權匪經世之恒軌也邇蒙諸老過與

兩臺繆舉雖未審廟堂之議若何倘得請事似當

稍新其調以俟三年而今未敢幾也惟門下終意

顧之承札節不任欣荷却附縷縷以復亦恃惠子

乏知已也容嗣布

念昔羅文介公身任綱常力排流俗朝陽一鳴  
宇震竦迄今劔吉間猶藉耿光輝者門下首批逆  
領載扶頽綱貴竹孤踪坎壈百千文介矣凡在士  
籍疇不羨流風歆雅尚哉不佞夙抱慨慷緬懷  
節顧門下方握蘭青瑣琅琅赫赫媿以未同不敏  
輒干榮戟遂復落落如不相知者乃今門下益屢  
觚稜如薑桂愈烈在本朝惟楊椒山將伯仲之流  
長孺唐子方弗齒矣不佞待罪仙鄉竚瞻風節慎  
我寤歎能不依依憑風附音祇候興居以下世運

惟爲國珍重是冀

與吳司理

在昔足下持衡南服獲披丰神由由翼翼謫如春  
融黃鶴焚蘭青螺飛羽悵娥英之結思吊屈宋之  
幽期慷慨晤言形神都洽矣萍飄蓬轉霜墜星流  
往迹可尋來期方遠頃以計治趨朝風期倍昔塵  
裝未滌珍饌已羞雪介初凝瓊漿載洽殷情雅致  
中藏靡諼竭來西江百紛蝟集青陽分袂奄及暮  
年甚候無階俛焉徒想愛而不見幾勞何如



答程司理

京邸周旋極荷款曲南來遷轉逢迎人事紛沓從此並曲江勝賞梓里錦遊風問杳然空有懸心矣採榮朝著佐政黃堂丈夫得志之會也賢弟英標粹養新刃發劓卽陸剗犀兕水斷蛟鯢隨試輒效耳乃猶歛然遠訊深自抑損以此持志遠大可過哉欣慰欣慰仕以行志不在內外寧人浮食母人負官爰書傳麗微瞬萬狀哀矜得情自昔志之矣賢弟惟畢慮宣猷行吾所學久之當自有知我者幸勿以世途浮華介意也承訊及輒復縷縷

與太倉守馮原泉

去冬得奉遐訊拜腆儀感刺心脾莫能爲報遽使節南歸又辱盼睐益之豐儀計須叩首虔賀而抱疴糾冗日就遑延無何而道旆已翩舉矣媿竦至今若衽叢棘念弟悵忿褊姿與世寡儷而賴我二三知己投分追歡飛聲嗣節漏湛清酒繼剪膏肓

武學英蕙形骸若一樂哉斯晤汗灑無遺

閑成懶習簡爲狂林莽索居木石爲伍頽然爲守  
肉迂儒卽世或我用而已知非荷重馳悠之器矣  
吾丈奮身雲表膏沃海甸行且爲國家奠不拔之  
基流燿燁之光俾我浙江山藉以增重奚啻榮表  
同籍第聞縉紳流相徵逐率偃形低語環轉指隨  
飾違心之言施不情之禮啞而聚蹶而散罔有信  
心率意忘形一笑觀言動而椎古今者審如是則  
吾丈邇來丰範又別成一格矣而弟猶故吾進吾  
丈其何以振我裁言無做聊布鬱悒時因翔鴻傳  
聽仁風

與李編修

頃兄甫辭寒窻登冀闕而聲稱燿燁宸眷優渥者  
豈有宿交密契爲之先容哉大阿出匣光芒相映  
迅雷一震潛底奮動理則然耳今且陟詞垣專集  
削擗管登壇馬班却步矣浣慰浣慰弟以韋林簡  
儻直任而高自盼昧前無哲人其屢遭頓抑才質  
自然與敢咎司命耶爾來塊然獨處登心

見其明面目日本自圓成無得喪無生歎士流得  
實際自與天地同流不爾卽眼底繁華胸中團見  
皆爲業障理障而本來種種天機活潑潑地者不  
不可得以故世間讀書士人雖其才華之豪邁若  
位之烜赫而非有登筏到岸快然一噓者及所遭  
一蹶壯圖盡灰回視榮途恍如宿夢矣此出世處  
傑所爲藐然于浮雲蔽屣之外也兄旣抗身巖廊  
肥輕適意下視弟言如嚼枯木耳而弟以燕石自  
珍至以夸號于人人斯亦固矣吾邑素稱有講學

風兄與弟尤舊學友也因漫及之幸勿以爲固執

與舊尹史瑞巖

僕沾漑覆露之德稔矣雲泥迥絕承訊末由迹類  
簡伉顧不遂穢棄遠墜天風猥賜嘘拂感極媿集  
稱塞奚繇僕迂拙疎鹵積譽招尤羣口吠聲不暇  
而射爾來返自金陵者彙假公怒言以危僕于其  
傳訛飄山堙谷孽萌一肇幾成市虎矣言念昔履  
棠陰越二年所靡有差池洎新科諸公緣簡選  
噴有頰言而僕之承餞賚也乃獨有加焉



書傳觸寔震而實出衆手然則僕何憾乎  
公亦何薄于僕也惟是接席抗談翫辭多饒選  
容茹時一解顧此亦豪傑磊落之常態耳不虞  
讒者輒偵嫌抵瑕附致浮言謂公且大弗快于僕  
而甘心焉業已羅織而陰中之矣比僕自念人坐  
修短數如幅帛造物者實機杼之卽裁絜自人亦  
大數歸然祇願無邪恥而合大雅耳以是危疑  
聰恬不爲動今公陟崇階司獻納計且柄化陶鈞  
之上坐策八遠之外于僕綦絕矣而讒者騰若  
沸然怨公者旣恐僕以莫測之禍而激之忿其  
僕者必日媒孽之而假手于公世情紆險山川  
如背面之間緇皜立變孰知怨公者卽所以忌  
而巧于譖僕者乃巧于誤公者耶僕此處無似  
側聞長者之餘論平生無私怨惟公監閭步之  
解彌天之罟罾此奇情謝彼哆口則賈生之疎  
見容于絳灌而瑰奇之宋玉其不以不譽遺矣  
知晝不假炬明無漏隙復剖玄膺敷茲悃縷者  
迂拙疎鹵之痼癖也惟爲國珍重勸

賀陳廣文遘盜書

客從城市來臚言貴衙遘盜始爲惶怖謂衙宗  
闖闖關隘鱗次巡警紛沓而盜得櫻之亦奇事  
既而念之得其故爲足下大喜更擬齋心入賀  
天所以相足下而成其名也足下振鐸敝邑  
政教寬肅宣惠美中播外而越于民民實  
大夫若士若庶人罔弗飲仁服義深信不疑  
暮所矣其或貳中者特小人耳盜所以小人

足下乃踰短垣擔空囊中宵北遁以微滯積而竟  
挾朝祭諸服非盜之賴也爰棄而奔足下方縮邑  
符少有恠色飭城內外毋敢出客闔市巷邏覺之  
卽諸役人疇不震懾足下之威德思攘臂以襍賊  
魄而生磔之哉而足下顧緩其事弗峻治是吾所  
以見足下之大也吾聞古大盜能望人之容貌類  
色覘門庭候地脉而知藏貫之盈虛是以動而有  
獲蓋善藏者必厚衛而足下短垣不飾窬竇不空  
非好藏者也務積者必多虞而足下無担心

獲者盜弗克信足下之心又勇  
遊規門庭而冒入焉徒凡盜耳然緣是而足下之  
盛德卽盜賊信之矣居常見世俗子覬盈而益厚  
計億而極姦桎梏其形骸芻狗其歲月窮機械困  
肩鏹多鞮鞣罔不殫心極力而大盜倏至傾貲而  
去畧無齟齬是備委形以德盜也而卒至洵涕滂  
色指膺頓躅勤司寇連比閭以逮之足下不備不  
虞不吝不追其不爲大盜勞生也審矣叔向賀貧  
果元賀火彼其于得失之際亦稔矣故不以吊而  
以賀且以襄令德而延駿譽也生本此品庶素恬  
貧比來往返青徐間三遇警而心不動卒無盜  
者所謂得全于貧者也足下已遘盜矣而猶不  
是吾所以見足下之大也故不以俗言相慰藉而  
以至言賀非足下仁且義其弗以吾言爲嘲噓乎

答同年丁敬宇

弟素性直遂不能委曲以諧世情積習沉痾與  
俱長爾來困心衡慮痛自磨礱卒無改于其舊  
乃勇之日前者近道其勿



容非務得者也盜弗克信足下之心又弗克望容  
色覘門庭而冒入焉徒凡盜耳然緣是而足下之  
盛德卽盜賊信之矣居常見世俗子覬盈而益厚  
計億而極姦桎梏其形骸芻狗其歲月窮機械固  
肩鑄多鞮鞣罔不殫心極力而大盜倏至傾貲而  
去畧無齟齬是僞委形以德盜也而卒至洵涕瘠  
虞不吝不追其不爲大盜勞生也審矣叔向賀貧  
示元賀火彼其于得失之際亦稔矣故不以吊而  
以賀且以襄令德而延駿譽也生本此品竄素恬  
貧比來往返青徐間三遇警而心不動卒無盜慮  
者所謂得全于貧者也足下已遘盜矣而猶不  
是吾所以見足下之大也故不以俗言相慰藉而  
以至言賀非足下仁且義其弗以吾言爲嘲嗾乎

答同年丁敬宇

弟素性直遂不能委曲以諧世情積習沉痾與  
俱長爾來困心衡慮痛自磨礱卒無改于其舊而

步微笑低言如脂如韋以苟俗好誠如莊渠先  
所謂言高于秋天行卑于滄池私心甚不喜以  
如是講道反不如學農學圃之得全其天也遂  
自信以爲庶幾而不入羣公之社矣且鄉愿所  
儘似廉潔忠信至非之無舉刺之無刺其制行  
密堯舜奚殊只一似字便遠人生而直之本體  
可入堯舜之道會點之志以肉眼視之幾于淫  
不根而先達以堯舜許之蓋三子尚有經營

之心而點則信步信心獨往獨來不染世俗煙火  
不落裝點伎倆便是人生而直之本體堯舜爲萬  
世法只一點直心徹頭徹尾不必似忠信似廉潔  
而無遮瞞無假借無滲漏所以能格上下被四  
今學堯舜之道而依形借影傍取殘盃冷炙以養  
口頰不過自瞞自誤耳辟之二處女一村女也村  
容椎髻任真春作而混沌未破一仕女也冶容  
色輕裾長袖色色可人而天則斲矣足下奚取  
村女少自矜飾尚不失爲佳婦

所論自省仰見近來進道之力浣慰浣慰然責人  
太過緣自治太疎若切已用功則自療不暇何暇  
責人如弟敗闕甚多誠難舉似然只是退藏未嘗  
本領未純展轉因仍變成他症何如何如所委  
敘瘡疾初愈尚未脫稿興來當一揮洒霖雨爲  
吳中沃壤幾成葦場拘儒過慮恨不能鍊一拳石  
補天漏也

與陳寧州雲浦

居常念長卿曼倩遇知茂陵弗克崇令德以樹茂  
庸乃以翰札自見史氏詆之俳優千古詞人拊膺  
扼腕夫偉夫得志何事不立豈卑卑翰札間耶顧  
陽春寡和俛習巴謠霧豹深晦僅見一班道固委  
蛇良非得已云耳明公雅藻翩翩作者之堂乃藪  
芒鏟耀而展驥足于千里之衢惠問川流上下淡  
和固偉夫事也莫之尚矣僕無似養痾冷秩漸御  
世故庶幾得一當以報知遇而磬折逢迎積勞  
枕風塵汨汨壯志摧頽僕何人哉乃



志懷此耿耿抑鬱誰語感公年誼放言  
在同心孰無此恨哉空齋寥閭修候闕然每  
函直須擊筑燕市西望漫漫曷勝瞻企附去拙稿  
聊以見志併希鑒存

又

僕展誦刻牘信足下非塵俗人雖未面承顧神爽  
投分久矣因劉生歸輒吐鬱鬱乃足下撫陳思伯  
試語下示意若以廣狷狹之量而偕之大通者惠  
我愛我厚矣厚矣敢不佩服第壯夫慕義志壯抗  
身謁帝七章紆回悽惋至欲昵四海于比隣期  
體于黃髮亦豈徒咄咄憂思者顧誠歎知己難遭  
而盛年之不再也僕束髮學書五舉一遇羈縻復  
蹇人所不堪際此明時乃復留滯情與事會感從  
遇生何能已已陳生憲德晚成應貢彼何人獨能  
無心哉幸玉成之

復大司馬吳自湖

大綸跽伏東海久矣束髮以來顧獨好蒐羅墳籍  
述作出入玄釋之詮馳騁孫吳之學

洞啓眞詮然後一蠲宿好盡氣奔追乃因循進  
進寸退尺邇者潛心畢力以期有成而師模日  
舊學浸湮及見吾翁誠不啻觀景星瞻喬岳寐寤  
向往而因以爲宗也乃未浹歲而振耀王謨彙  
淮甸固知出處一道離合一心而某索居寡接  
所標模安得不沿固陋之習而貽有道之羞也頃  
聆國計方殷聖衷眷渥經綸恢展想見先憂之  
而俯念未學過賜曲成教言豐况具敷肝鬲道  
骨肉之愛一至于此綸也力綿材孱方懼墮落提  
撕再及若或振之敢不努力以副厚望季夏涉閩  
顛容申候茲因使旋率爾附謝願言未周

與朱雲崢

朱翁爲春首令

春初承攝新邑兒駕未行告訐紛如弟酌虛哀盈  
頗憊心方間亦剔蠹振蠱抑奸懲玩要以調停所  
宜彌縫所闕匪固襲短以暴已長賣友以逢時好  
也夫程李並將煩簡異施李郭代鎮寬嚴懸懸備  
泥彼蕭規同斯膠柱豈惟悞政亦且悞兒道

地良非得已豪右廖富九等頑梗暴橫稍為挫  
遠爾譁張托令親周上舍達之令兄令兄不勝天  
至之愛徧揭南都頃接原書罪人斯得兄自計之  
平生亦嘗有所憾乎卽有之不能自理白乃謂弟  
朽株易拉而口實之鬼神森列安可誣也倘弟不  
自樹立乃暴兄過以博名高逢衆好亦惟鬼神者  
鑒之若胥史之易置豪右之受法何預前令而引  
以爲辜耶道遠傳訛殊駭睹聽謹勒尺素矢諸天  
日惟兄俯原

再與雲嶠

昔歐文忠耳白于面名滿天下唇不蓋齒無事遭  
謗弟之耳白于面而名不聞唇則蓋齒矣而謗屢  
及豈姑布子卿之術亦有未驗耶呵呵兄之行也  
告訐紛紛非弟攝縣舉邑胥史無得免者中間或  
有更張皆爲兄善後計也兄不核赫赫之功而聽  
冥冥之說輒肆爲排詆亦可笑矣兄之揭帖誆誑  
于院司者不一而足乃院司省之則茫無所聞也  
其不以兄爲輕發耶久之事定兄終完壁無害焉



使弟蒙不韙之名斥逐以去兄得無小悔乎弟  
處風波宦路榮名已若枯蠟故聞此詆毀都不介  
意又自念三黜之後前途有限而兄向進之始左  
奮扶搖故寧引咎忍垢以成兄之名耳若使少年  
好進者當之不勝稍介之忿遂因而搜羅撫拾角  
勝于尊達之前其不兩敗而俱傷乎死生旦暮富  
貴浮雲寧爲玉碎毋爲瓦全弟之自分則旣審矣  
一丘一壑行且圖之毋煩喋喋而咕咕爲也止因  
令親周上舍到縣而豪民廖富九被訪賄托令親  
互爲譁張而周人亦務爲夸伐以邀功于兄耳且  
馬戶之告撫臺也其詞皆汗兄者弟訊之叅語云  
未知縣在任六年清白一節每事檢防甚密諸役  
染指尤難此院司文案具在也豈可僞而襲爲之  
哉兄何信冥冥之讒而輕夫赫赫者也前寄送各  
司道稟揭隨時送入矣顧以回役之便例無答書  
耳今云束之高閣似亦小誤試質之諸司何如

支華平先生集卷二十七

